

0 1 2 3 4 5 6 7 8 9 8 7 0 1 2 3 4 5

67
16
481

第四

始



皇清奏議卷十四

政輔調變宜施疏 順治十七年

李振宜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李振宜謹奏為政輔調變宜施以弭災沴事 臣近讀 上諭痛加刻責想天下蒼生莫不涕零舉朝臣子當有愧死者矣但 上諭內興革責之部院條奏責之科道而內閣諸臣反闕焉未及臣請得而備言之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又云天工人其代之是三公得人則逸不得其人則勞且古有不問傷人而問牛喘者明陰陽之不調宰相責也至於因水旱而策免有不待策免而自引退者往往見之史冊矣夫天下事惟宰相得言之倘用一人不當則一方安危係焉而識以人事君者豈容默默籍口乎或行一政未妥則天下治亂關焉而知言無不盡者豈肯悠悠從事乎夫用人行政其將用未

庫籍整理 凡寄贈本

用將行未行之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中有間不容髮者
 天顏咫尺呼吸可通惟有內閣諸臣而已矣身居密
 勿之地苟懷緘默之風宰相亦何嘗之有一切凡人皆可
 為之又何藉乎夢卜以求也哉今日天下大事莫過兵戎
 錢穀內外章奏或有然眉之急勢如風火者亦必待各部
 之議奏曠日持久及其議覆不論當與不當又皆依議矣
 臣因思內閣諸臣 皇上皆加以六卿之銜原非虛寵
 以名位而實求其顧名思義無忝厥位況內閣諸臣由六
 卿進階者強居大半豈在部之時猶知部務改頭換面遂
 爾忘卻耶臣讀 上諭云二十三年間時有過舉夫
 皇上親政以來憂勤惕勵百度維新原未見有過舉
 也 皇上既以為有過舉是必有過舉矣試問其舉之
 之時亦曾有言其過者否宰相之不言非其驗歟總之天

時不齊不過目前之患可以藉 皇上之修省而感格
 宰相不言且為萬世之憂必盡破從前之積習而改圖倘
 皇上原禁其讜言危論自今以後敢祈 皇上虛
 懷下問以收其嘉猷嘉謨之實效 皇上業以心膂股
 肱寄之矣而內閣諸臣猶然畏首畏尾空空無遺或避市
 恩之嫌或以文具自便徒擬票四五字以了宰相事業則
 生食一品二品之俸死享三壇六壇之祭生死皆荷
 君恩曾不若懦夫之知立 皇上優待大臣縱不加以
 譴責清夜捫心恐有難以自慰者矣
 請立大本以圖治安疏 順治十七年 魏裔介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奏為欲求治安長策必
 先立國之大本以成交泰之實政事臣聞天下大器也置
 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又聞古人之言曰創業難守成亦

不易是以古之帝者兢兢業業不敢稍自暇逸而又篤念小民稼穡艱難至於君臣之間動色相誠咨嗟反覆以丁寧之然後順天道合人情垂謨著訓以為後世法則至於數世子孫蒙業而安猶得以食其福昔太公望之告武王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詩曰上帝鑒觀求民之瘼由是觀之順人心即合天意欲太平永保惟在人君修德行仁始終不懈以仰承天眷而已我皇上以聰明睿智之資撫定天下兵不血刃荷上天之眷至厚也蒞政以來革除弊政愛育黎民至仁也當此開闢方新之時夙夜勤政惟欲使天下之人各得遂生復性然而今天下百姓未盡和樂兵馬未盡練習吏胥率多奸欺士風未見篤厚賦役繁興財力匱乏是以勞皇上焦思每見於詔誥諄諄也今又天時亢旱虛已求言臣以為天下未

臻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致良法美意不能膏潤於窮簷今勅各衙門據實條奏無不竭其芻蕘願獻忠蓋皇上日月之照擇其有當國計民生者見之施行而其大者尤在君臣同德凡有大政事祈召見部院等官如人才進退吏治賢否民生休戚典禮因革軍需有無刑法得失章疏所不能悉者面加諮詢協於中道獎進直言激發唯諾有唐虞喜起之風無上下否塞之象若羣臣進奏尤必求為長久可行之計勿為一時補苴之謀必共尚寬大平易之術勿為刻薄瑣屑之計立綱陳紀竭智盡忠期於軍民得所風俗仁厚刑獄止息風雨調和順天道而和人情立大本以成交泰此久安長治之策也

敬陳時務八款 順治十七年

姚延啟

工科給事中臣姚廷啟謹 奏為恭過 上諭求言敬

陳時務俯盡臣節仰祈 睿鑒事竊臣一介腐儒荷蒙

皇上特簡俾長諫垣數年以來不能直談時政闕失

為 國家興除利害常懷溺職之恥伏讀 上諭因天

旱災變引咎省躬令羣臣得極言時事寬其忌諱臣不覺

感激涕下曰有此 堯舜之君而臣等向來不能直抒

謙論依回兩可畏禍瞻顧姜蒲成風良可羞也臣謹摘時

務中有關 君德有裨 國計民生者列為八款伏祈

皇上垂察焉一建言諸臣首宜優恤也言官之設原

以補衮批鱗為職若止糾繩臣下而不敢匡弼 君父

則唯諾盈廷何貴吁咈唐虞之世猶曰汝無面從退有後

言今 上諭所云二十三年間有言官處分者如李

開生李相第等竊直犯顏業已身膏原野伏祈 皇上特

准骸骨歸葬家口還鄉仍加優恤以彰敢諫之忠魂以昭

轉圜之盛事其餘流徙降革諸臣亦各加存錄次第擢用

也 本朝律法刊布天下臣民曉然知所趨避今屢奉

上諭增改律條耳目惶亂夫 皇上懸拾兩籍沒

之令原為懲貪然法愈嚴而貪風不止今又改為席北大

貪大惡反漏網於吞舟之魚 皇上因民間玩法者衆

故增杖罪罰贖之例今貪污官吏反借此以害民贖錢盡

入私囊愚民不知怨歸 朝廷 皇上欲警徇情之

官將承問不公者概擬大辟立法太重此後刑官承風希

旨欲免己禍枉入人罪以刻為明以殺為威怨咨之氣上

干天和此尤近日旱魃之所由致也伏乞 皇上沛然

更始除去新法盡復律條則天下歡呼解網 上帝必立降甘露寶祚必靈長永久矣一錢糧催科不宜太急也天下之民有園地之苦有逃人之苦有喂養馬匹供應大兵之苦有封船之苦有緯夫之苦有打造戰船之苦有藩府腴削之苦有驛遞騷擾之苦有盜賊焚掠海寇出沒之苦又有水旱不時之苦天下原未太平民生原未豐裕也今不問疾苦概責之以十分之錢糧而此外又有私攤私派或一年三四次派如河南地方陳德兵馬經過勒派車輜即踰四萬餘金如此之類過於正賦者不知幾許矣近日閩浙用兵百姓攤派之苦供兵供馬解草料解釘鐵解油炭解船木桅木行齋居送十室九空目前急務謂宜起徵現年將帶徵者寬緩以示 朝廷軫念民艱之意至於用兵地方更望格外加恤此在 皇上厚下安宅之

仁非臣愚所得臆揣也一有司人才摧折急宜從寬久任也考成之法專以催科為主郡縣廉能之官留心撫字地方愛戴者皆以考成拖欠一筆勾之一家哭且為一路哭矣夫錢糧積逋非因地荒民窮即由前官遺累雖使龔黃復生亦不能立起沉痾地方留一賢吏民心尚有所係今不敢多舉摘其治行尤卓者如原任松江知府李正華太倉州知州白登明常州知府崔宗太衢州知府袁國梓紹興知府王廷議湖州知府劉愈奇等皆有守有才表表著聲錢糧舊欠不完概令謫罷小民扳轅涕泣莫可如何 皇上欲開久安長治之業須重愛養百姓之官臣愚以為凡考成應降應革者乞 勅撫按察其治行如果民心愛戴輿論稱賢不妨特疏題留帶罪任事則久任廉能可以免更易之苦黎民得所怙恃疆圉可以奠安矣一兵



餉不足度支告匱土木似宜停止也今戶工二部錢糧日絀即內帑所積能有幾何各處新舊大兵月餉歷欠動至半年呼庚呼癸苦無以應水衡金錢與其耗之於神宮梵宇何如儲之以飽騰士馬賑恤饑荒伏乞睿裁酌其可緩者停之其萬不容已者亦乞勅部因舊增設不得分外糜費省一分即留無限脂膏節一毫即養無窮命脈昔漢文帝欲造露臺而惜百金之費以為破中人十家之產故能馴至殷富府庫充盈海內乂安前事可為明鑒也一邊防亟宜整飭也方今中外一家九邊息燧國家專意蕩平南方小醜精兵猛將抽調赴征竊憂武備單弱猝有奸人窺見虛實風塵一動烽火徧驚安不忘危事須長慮伏乞廟謀深思遠計無事而厯有事之防西方天下形勝尤宜未雨綢繆選將厲兵修城聚糧嚴斥堠

稽出入不得忽為迂圖以啟戎心一賢路不宜太隘也天生人材原以供國家之用故宋太宗見制科取士曰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矣我皇上屢次開科網羅賢俊超軼往昔而邇者因士風靡敝以為多收不若約取遂將生童入學科舉之數減之又減大縣止進十五名科舉亦裁其半孤寒之子欲求一衿如登天之難竊恐讀書者日少既不為農又不為儒其抱才負氣者好勇疾貧必至棄詩書而為戎首聞近日南方盜賊多有廢書不讀之輩夫學校之設原為養成碩彥亦以羈縻奸猾伏乞睿裁仍復三年兩次進學之例其鄉會中額亦再加擴充或比舊例稍減三分之一使躓弛之士不至於牢騷放廢挺而走險亦救寔之最要著也一服色不可不辨也歷代帝王創制典禮衣冠之式原不必同但貴賤等威豈容無辨

皇朝定鼎十有七載君臣章服與官役弁冕不甚分別混淆孰甚焉乞 皇上詔禮官博采前代斟酌損益務於

大清衣冠之中仍示上下尊卑之體以為萬國觀光

兆民瞻仰尊 朝廷而重元首名分亦不患於褻越矣

以上八款皆臣素日懷之胸中者今幸遇 皇上頒布

德音求言若渴謹據實披陳伏乞 睿鑒

請復封駁舊制 順治十七年 李振宜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李振宜謹 奏為垣城職掌宜明封

駁舊制當復伏乞 睿裁允行以收直言之實效以建

萬世之治本事我 皇上一日萬幾夙興夜寐寧有過

舉獨是事故多端有可以行之今日不可以行之將來有

可以行之一隅不可以行之天下者倘以 皇上之可

否為依違待政事已行之後始紛紛條奏請收 成命

則 朝廷有反汗之嫌部臣已執奉 旨為定例矣

明知其不可緘口腹非不忠莫大焉臣請 勅下科臣

凡值發抄之日務詳加磨核少有可議即奏請改票縱其

議有不當再經 皇上推敲裁奪是誠已治而求其益

治已精而求其益精矣至於 上傳密本近來有不由

科臣而竟發各部者夫六部六科之設相為表裏原有深

意科臣既任耳目之官欲以不見不聞責其揣摩於冥漠

之途抑亦難矣况 上傳密本每經一年半載而後知

之及知之矣復以為 上傳密本拘忌展轉遲之又久

補救雖工行如流水嗟何及矣臣子挾奸懷詐徇情市恩

往往在閒暇從容之時若夫封駁胸中原無成見朝發科

抄夕上封事鑽營固有所不逮變態亦何能猝成是封駁

之制復而 皇上永無過舉各部盡洗前非矣

釐正祀典疏 順治十七年

粘本盛

刑科給事中臣粘本盛謹 奏為祀典係治統道統攸關 恭請 睿鑒釐正以光盛治事竊惟國之大事在祀神

人所共鑒臨甚盛舉也我 皇上敬 天勤民凡有

祭告不憚勞瘁必行親詣仰見我 皇上敦崇祀典之

至意臣愚見所及有祀典所關應行釐正者謹披陳以備

睿鑒採擇焉其一為北嶽之祀典當議也禮記云天

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臣陪祀 方澤見嶽鎮海瀆皆配

祭焉正與禮記相符書言舜朔巡狩至於北嶽註謂恆山

也考廣輿記大同府渾源州有恆山水經謂之玄嶽其山

高接雲漢懸崖峭壁多產奇花靈草誠域中奧區也後俗

傳恆嶽之石飛至鎮定之曲陽縣訛為神奇遂移祀曲陽

夫渾源恆嶽表自唐虞允為北方重鎮是稱北嶽乃歷代

建祀止在曲陽駕言飛石實為荒唐不經載考石晉以山

雲與契丹渾源不在版圖迨宋亦未及混一仍祀曲陽亦

因陋就簡之圖似非一統盛治所宜夫辨方正位渾源於

四嶽為正北而曲陽稍在其東且建都於燕曲陽乃在京

師之南而渾源正在京師之北實為 國家藩屏且其洞

巖聳邃信神靈之所窟宅祐國庇民莫大於此既稱北嶽

而裡祀弗及允為缺典況我 朝統一華夏版圖益於

前代不祀渾源而僅祀曲陽尤為未協伏乞 睿鑒勅

部酌議釐正以明大一統之義於治理實有所賴焉其一

為周公之祀典當議也 臣按道統者治統之所由開也我

皇上勵精圖治究心理學作君兼以作師太學釋奠

親詣行禮 皇上之崇尚聖學為天下臣民倡道莫先

焉然臣見道統之傳前明會典開載經筵致祭祀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凡十一位於文華殿之東是周公與孔子並列久矣臣請就周孔之道而敷陳之今夫道統之傳無過六經周公制禮作樂最為明備而於易有大象爻辭之繫詩有豳風文王之什書有多方大誥之篇是周公之易象詩書禮樂以俟夫子之刪定贊修尤彰明較著者迨世道衰微而後孔子春秋作焉是以孔子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孟子曰悅周公仲尼之道敘存心之統則曰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明道統之傳發明自周公而紹述自孔氏故性理有曰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臣前任洛陽李官丁祭之後於西郊祭先賢祠有周公像焉以伯禽為配而天下學宮未及祀周公學人雖有羹牆之慕無從瞻拜心竊疑之及考之書傳自孔子以前曰先聖先師皆以作君者為之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也是謂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至三代以末學校之制漸淪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受者所謂各祭其先師者疑秦漢以來始有之如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此漢以來祀孔子於魯之始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此祀孔子於太學之始元魏文成帝建宣尼廟別勅有司行薦享之禮此郡國有司各立廟薦享之始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此周公孔子各立廟之始至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大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於理未合又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迨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請停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之此專祀孔子為先聖之始明祭酒邱濬謂孔子道大不可加以謚號宜稱曰先師孔子此

以孔子為先師之始由此觀之昔之為君者政教之職不分故君而兼師之任後世以布衣任之乃獨有師之名孔子集羣聖之大成為天下道德之宗崇祀學宮已久今欲於學宮中置周公一位以遂學人瞻拜之誠又難其地臣再四思維孔子既稱得統於周公是孔子之聖周公傳之也傳聖之功與啟聖之功均當不朽請乞

睿裁勅部

詳議自國學以及天下郡邑學宮酌立周公祠曰傳聖祠如啟聖祠例春秋致祭儀文亦如之查各學宮皆有尊經閣敬一亭或就此中酌議更可省費而通行也無論湮沉之久一旦舉行周公之靈來格來歆且孔子夢寐之誠亦默鑒而式臨之天下郡縣有司博士弟子入廟與祭者幡然觀感於周公孔子之道蒸蒸然敦忠孝之風釀詩禮之俗不難矣所係僅几筵簋豆之間哉臣按此二事皆於治

統道統有關 皇上舉而行之實萬世之曠典也

密陳靖海三策 順治十七年

王命岳

兵科左給事中加一級 臣王命岳謹 奏為密陳靖海第一本在審長短之形明布置之方事 臣聞善用兵者用我之所長以攻彼之所短必不用我之所短以就彼之所長則今日辦海在謹持浪戰詳布置之方而已往者布置失宜兵將皆狃安城郭高居廣廈要害無駐鎮海下無舟師所造戰船皆在內地一旦興兵四面疾呼各港戰艦動費招攜兵馬陸行數日始達海岸我息已露賊備已完我勞賊逸我生賊熟宜乎未奏獲醜之功也今之布置 臣請得借箸而籌之夫自漳州之海澄縣地方出港以趨廈門則必經海門山向者賊舟泊於山外我舟泊於山內土名大塗尾因岸上無兵護船并大塗尾不便久駐退入鎮城鎮

考十四
城去廈門殊遠賊始解甲高枕而卧矣臣按海門山與廈門相望海門山之左地名青浦青浦之左是謂鎮海衛衛則有城為逆賊上岸往來通津此係漳州第一要緊門戶形勢可據往者棄而不守臣誠不知其何解也以臣愚見宜設大將一員領兵數千據之而分駐一營於青浦青浦下砲則海門之外賊舟不敢泊賊舟遁而我舟泊之則青浦之陸兵可以護海門之舟師海門之舟師又可以渡鎮江青浦之陸兵是海澄一路賊無日不防矣自泉州之同安縣地方出港以趨廈門則嵩嶼鼎尾排頭高浦石浚兩州劉五店一帶綿亘三四十里皆與廈門相望不需巨艘即扁舟可達嵩嶼者前撫張學聖過廈門之所也嵩嶼數里至鼎尾鼎尾有港鼎尾數里至排頭排頭十里至高浦高浦有城高浦十里至石浚石浚十餘里至兩州則賊築

城此地以牽制我師者兩州十里至劉五店之數處者無處不可渡廈門而高浦為適中之地人烟輳集又有堅城乃棄而不鎮反使賊得逍遙於兩州之澚臣又不知其何解也以臣愚見宜設大將一員兵數千鎮守高浦城則兩州之形危又分一人大營於排頭鼎尾等處而泊舟師其下則岸上之陸兵可以護岸下之舟師岸下之舟師又可以渡岸上之陸兵是同安一路賊無日不防矣其分撥駐守鎮海衛高浦城等處兵將者靖南王之事也分撥海門舟師者海澄公之事也分撥高浦鼎尾各處舟師者副將施琅之事也蓋王兵皆北人臣以為不宜輕試於巨浸之中而水師用土兵則與賊共分其長也況黃梧於賊勢不兩立施琅於賊讐深殺父皆足令獨當一面協力搗巢但恐二人兵少宜以漳泉水師之兵將佐之如是布置已定

我數數戒師如尅期將渡者以疲之又竟不渡如是十餘次則賊之意懈而防弛然後度天時齊人力出其不意約束並驅一鼓而殲之直崇朝事耳至於居重馭輕則有靖南王鎮守省城居中策應則有提督馬得功兵馬久駐泉州兵民相宜興化漳州各有城守皆足自護城池其餘港口照舊分汛則是我逸賊勞我暇賊忙此萬全之策而王者之節制也相機而動繫羣醜之頸而制其命如掇魚於釜而監其腦矣

又奏為密陳靖海第二本在知接濟之路并知接濟之物亟絕其所需事今之嚴禁接濟者皆曰禁米穀則賊不得宿飽禁油麻釘鐵則賊舟敝而不修似也夫米穀油麻釘鐵誠不可不禁臣愚謂即日懸厲禁扁舟不渡賊固未嘗窮於用也謹按興泉漳三郡之米粟原不足供三郡之

民食往時皆待哺於高州米船自海口噴浪高米不至人皆量腹而食實無餘糧足資海上間有一二小舟載米蕩渡者或島中之民親戚相買糴然為數不多賊亦不藉於此賊之米糧遠者取給於高州十日可抵廈門近者取給於潮州之揭陽一日夜可抵廈門高州之米價賤於閩者數倍揭陽之米價賤於閩者一倍在粵東以隔省而禁疎禁疎則米粟源源而至賊又何資於閩穀乎油麻釘鐵則日本之價賤於閩價一倍賊皆從彼販買即海邊之民亦時有接濟皆為數不多賊實亦不藉於此臣故曰即日懸厲禁扁舟不渡賊未嘗窮於用也臣探知賊所必需而平日皆取給於海濱一帶者獨火柴松楸二項島上多風草木不生樵爨之具必資內地而海船必用松楸燒底過三月不燒則蝨蟲蠹食一點砲碎裂矣故禁柴禁楸事雖平

常而策中要害不可不留意也臣按鎮海衛之左有井尾港亦曰南河溪子青浦之內有方田港此二港者漳州地方接濟柴楸之所也鼎尾港則同安地方接濟柴楸之所也海濱綿亘數百餘里獨三處應防者蓋有港處所則潮港通山出港通海山出樹木扁舟夜行接濟為便日者督臣具疏深以數處接濟為憂誠非無見而然倘蒙皇上俯採臣言鎮海衛設大將一員以窺廈門而分遊營於青浦嚴行稽察則海澄之山木不得出海矣仍設一營塞井尾港之口嚴行稽察則漳浦之山木不得出海矣高浦城設大將一員以窺廈門又分遊營于鼎尾嚴行稽察則同安之山木不得出海矣併米粟油麻釘鐵計亦無能越此而飛渡者其餘興化福州濱海地方但有港路通山皆責成汛兵嚴行稽察令行禁止寸木不下數月之內賊必

拆屋而炊屋盡火滅內變必起楸絕船朽立見胥溺至粵東與閩接壤尤望皇上密飭該督撫嚴禁高州揭陽二處海糴絕其餉道而粵東海濱有港通山處所悉宜劄兵以遏柴楸下海薪米俱絕舟楫頓歇島上之眾其棄甲揚帆來歸者可計日俟也至於海濱有港之山理宜封禁居民只許零星採爨不得販贖全山嚴行巡緝如有積薪積楸足至一舟者治其罪此又絕積薪之源頭不可不講也

又奏為密陳靖海第三本在收難民之心以破賊訛用反間之術以攜賊心事臣按廈門雖屬海島原係賦稅之地明末生齒日繁有徒自我朝開疆入閩閩之士民樸者以農秀者以仕獨廈門一區為賊所踞島中士民不見天日者十七年賊之虐政有甚於虎民思出穴如避湯火

柰鮮舟楫又牽眷累舉踵內向呼號涕泣望王師之至不啻雲霓近聞鄭逆故倡浮言謂大兵過海海上之民男殺女掠當無遺種此其意不過欲堅島民之心俾不至內變相戕耳臣愚謂當發德音以破其訛乞勅藩王督撫將帥搗巢之日但操戈者殺無赦其餘井廬悉係難民男無戮女無俘仍令大宣皇言使幽遊畢聞此以示王者之度量亦收拾島上民心之一大機括也又鄭逆所部偽將皆南人脆弱難用近收叛將馬信李必王戎等號曰北鎮又有浙寇如張煌言虞允升阮美楊嘉瑞等係舟山之餘孽楊復葵羅蘊章葉有成等係張名振之遺氛騎馬操弓與我技同賊實恃此以為勁旅然而南鎮富北鎮貧彼此猜忌嫌隙易生獨以曾奉勅諭馬信李必等罪與鄭逆同在不赦之條自知投生無路故遂

死心向賊所謂困獸猶鬪何況於人也臣愚謂宜勅浙閩二處總督募人能說致叛將及北人來歸者許以官爵俾到海上宣諭上意果能擒逆自贖不惟免罪且加爵賞則北將之心必揚使鄭逆殺北將則已去吾毒使北將殺鄭逆則吾事已濟豈非用兵之神機秘策乎但此議尤宜慎密一有洩漏則吾計不行而賊黨之心益堅無反戈回首之日矣

皇清奏議卷十四

皇清奏議卷十五
東南綢繆宜豫疏
順治十七年
衛貞元
奏為
巡撫江寧等處兼管屯田監察御史臣衛貞元謹
海賊殲滅可期江城綢繆宜豫密陳末議仰候
上裁
以鞏封疆以資戰守事臣聞見機而豫者上略也審勢而
圖者中智也愚變而應者下策也若先事不能治當事不
能謀後事不能勵則柰何以
皇上封疆斯民性命為
孤注乎往不具論即今者大兵進勦小逆潰奔靖江海而
縛鯨鯢定在旦晚間然臣總總然竊有過計者蓋以波濤
莫測舟楫難通果能焚其巢而潑滅乎果能盡若類而俘
馘乎怨毒益深焰熾必發果能搯其喉而俾勿張乎果能
制其命而俾勿逞乎則夫思患而防臨事而懼補牢曲突
正今日所當急議也臣復聞軍政再赴會城詢戰守之機

皇清奏議卷十五

東南綢繆宜豫疏 順治十七年

衛貞元

奏為
巡撫江寧等處兼管屯田監察御史臣衛貞元謹
海賊殲滅可期江城綢繆宜豫密陳末議仰候
上裁
以鞏封疆以資戰守事臣聞見機而豫者上略也審勢而
圖者中智也愚變而應者下策也若先事不能治當事不
能謀後事不能勵則柰何以
皇上封疆斯民性命為
孤注乎往不具論即今者大兵進勦小逆潰奔靖江海而
縛鯨鯢定在旦晚間然臣總總然竊有過計者蓋以波濤
莫測舟楫難通果能焚其巢而潑滅乎果能盡若類而俘
馘乎怨毒益深焰熾必發果能搯其喉而俾勿張乎果能
制其命而俾勿逞乎則夫思患而防臨事而懼補牢曲突
正今日所當急議也臣復聞軍政再赴會城詢戰守之機

宜閱燬焚之廬舍瓦礫悲涼人民冷落而知將士多故營
伍其未遑理也船械未除擊刺其無所資也倉庾告匱險
要疎防地方仍多可虞倉卒仍無足恃也夫江寧為東南
之都會實係東南之安危既不能早計夫綢繆又不能急
高乎補救其何以奠疆域安人民而舒我 皇上宵旰
之殷憂哉 臣用是不揣固陋敬陳四條惟我 皇上採
擇而舉行焉

一選驍將萬國之守繫於兵六軍之命懸於將易言長子
詩咏干城良以選將之當慎重也茲察江南督撫提鎮各
標以及各道各營諸將弁失機失守者見行拏究供職在
官者半屬衰庸赳赳桓桓指不多屈矣脫有緩急試問衝
鋒陷陣者誰乎臣愚以為武將與文官異必其生長邊陲
諳嫻戰陣氣質自壯膽略自雄如山陝遼等處之人是其

選也似應請 皇上特勅該部察西北各邊陲土著將
領擇其勞績著聞年力少壯者急議選除用實營伍仍許
以各帶內丁若干名將見大江南北皆投石超距之猛士
旌旗頓變壁壘重新縛此游魂易如反掌又何守土保民
之足云哉

一防要汛設險所以守國得利迺能勝人明乎地方之當
阨要也茲察江南重地傍海者莫要於崇明而吳淞次之
濱江者莫要於京口而瓜洲次之今固山劉之源駐劄京
口鎮臣梁化鳳駐劄崇明已此若兩長城矣近督臣議以
總兵楊捷劉芳名往鎮吳淞星羅棋布似得勝算而瓜洲
一城則尚未遑議及也脫賊由海入江循北岸突犯亂攻
其孰能禦之夫瓜洲為江寧門戶似應請 勅下該督
撫從長酌議或分新到之鎮臣專防或分操江之標營移

鎮務得重兵大將與京口互相聲援再議傍海與濱江一帶地方某處與某處接連某處與某處呼應若緩急失援失應者罪無赦俾長江如常山之蛇首尾相顧骨節皆通而盜賊其仍敢狂逞乎

一備戰具我朝聖甲利兵戰勝攻取亦既收黔定滇無敵於天下矣又安有戰具之不備而議修乎然賊之出沒在水我徒以陸禦之可勝而不可滅也則夫追奔逐北絕類覆巢誠非造船與製械不可似應請勅該督撫酌造大戰艦若干小艦若干並造鈎鐮長槍若干其法以大艦居中小艦張翼遠用砲矢近用鈎鐮即水手篙師皆披重鎧衝擊相輔大小相連彼失其長我必得勝矣若陸戰則鈎鐮長槍更覺便捷蓋賊之所恃者被也滾牌也大刀也兵刃未接滾牌可以當箭兵刃既接大刀可以砍馬

是彼反得狡計矣茲議夾用鈎鐮佐我弓馬直前攻刺所向必靡則彼之牌刀皆無用而我之弓馬可長驅是制人而不制於人之法也議者造船製械費用不貲錢糧何出夫與其無備而供盜掠曷若預計以壯軍威守土保民費豈得已或動正項或議酌派未為不可也

一厚倉貯省會紳士兵民以及工商伎藝等類數逾百萬誠各省綱領而天下貨財淵藪也惟是人多柔脆俗尚奢華飯稻羹魚佩香服綺訊其終歲之計隔日之糧不特貧者鮮蓋藏即富者亦煩交易非一朝夕之故也再稽在省倉厰專貯屯米歲收僅十餘萬石歲出數反過之夫以兵民百萬之重地而公私皆匱將何道以永保久安乎攷海逆圍犯時各倉如洗賴各官極力措辦僅免呼庚而民間餓死者以千計轉徙者更無算然猶幸督臣西北禦賊東

南通糴故無食者稍獲救濟倘賊阻我東南斷我糧糶此
城內百萬生靈其能甘心待死乎似應請 皇恩准將
江寧漕糧歲留十萬再將省會各衙門自理贖錢盡數糶
穀其漕米着倉司管理糶穀委府廳收貯無事則出陳易
新以生息有警則發買發賑以救民將見倉儲充溢閭閻
無饑殍之憂士馬有飽騰之賴民心以固兵氣以揚省會
固而東南安積貯在一時利賴在萬世矣
以上四條臣聞見最真諮詢頗確故不禁為補牢曲突之
計亦欲見機而豫審勢而圖以稍盡犬馬微忱伏祈
睿鑒採納施行

詳陳救荒之政疏 順治十七年

魏裔介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奏為詳陳救荒之政請
祈 皇恩頒布以蘇遺黎以培 國脈事竊照堯水湯

旱自古不免然而民不至於流離死亡之甚者以有救補
之術也今歲天氣亢旱二麥多枯秋苗布種者少山東河
南江北尤甚昨歲遭水今年遇旱及今之時不為救則百
姓流離死亡戶口愈少地土愈荒財賦愈以不足豈所謂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之道乎況淮徐歸德一帶地方民皆
剽悍膽力過人自古以來盜賊多起於此然民非樂為盜
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故其弱者甘心饑
餓其強壯者則挺而為盜矣設法以賑救之民命得延盜
萌可息此正拯溺救焚之時非可以寬延月日者謹條列
其事於左

一蠲租額以蘇民困歲荒民饑救死不贍奚暇完租凡此
數處宜令有司停止敲扑踏勘災傷分別荒之分數請

旨蠲免其官員參罰亦應停免

一發積貯以救饑餒荒政十二發財為先 國家設立常平倉原以備饑荒救民命今茲數處積穀宜令撫按速行清查給發以救嗷嗷待哺之衆其春夏解部銀仍盡留用以濟窘急

一議給散以布實惠賑濟之法聚濟不如散濟零濟不如頓濟今之有司惟知煮粥之法然城居附近者得食一二碗之粥隨即枵腹其鄉村居遠者趕趁不及以致僵仆道途而死有司徒博日賑多人之名不得食者多矣不如投報花名量口給散如一人應日給一升計一月三斗之糧頓而與之令得家居安食不至奔走廢日而且得以稍務生理修其畎畝矣

一貸官粟以俟補償春貸秋償古來善法昨科道二臣姚延啟顧豹文已俱有貸漕之疏部覆未允臣以為民者食

之所自出也賑民即所以足食請 勅總漕督令有司不拘何項糧米審察戶口極貧者賑之次貧者貸之賑則按名給散不復責其補還若有力而貸者開造清冊以待秋成一補還則公私兩利矣

一行官糴以資轉運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出糴於外即古移粟之法請 勅撫按督令有司除起運糧銀難以輕動外其存留銀兩暫以借用選忠厚官吏轉糴於糧賤地方歸而減價平糶於民米價不致騰踴而民受其利矣

一勸富民以廣相生貧民忍饑待斃富民安得獨享要在有司化導隨其捐貲多寡立一清冊分別褒獎嘗考明之舊典有給與七品八品冠帶者有請旌表義門者有豎立牌坊者有特賜勅書以獎勸之者則好義者獲榮自然樂輸不倦伏祈 勅部速定條格以示鼓勵

一戒抑價以來外商民情熙熙皆為利來一抑其價本境之有穀者閉糶不出外境之興販者裹足不前昔范仲淹知杭州包拯知廬州皆不限米價而賈至日多米價日賤是在各地方有司實心行之

一禁閉糶以廣通融昔秦晉告糶亦救災恤鄰之義今天下一家何此疆爾界之殊請 勅撫按申飭豐稔地方勿得過糶如有不遵參治勿貸

一議贖鍰以廣賑贖贖鍰積穀原為防饑而年來民力困乏所積無幾必多方設法始克有濟嘗考明之景泰四年山東河南北徐州等處災傷今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犯人於缺糧州縣倉內納米賑濟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三年四十石徒二年半三十五石徒二年三十石徒一年半二十五石徒一年二十石杖罪每一十一石答罪每二

十五斗今若倣而行之暫濟一時之急後不為例則費用廣而賑益溥矣

一盡祈禱以回 天意齋戒祈禱在五位猶勞憂思況在有司敢云勞動但從來故事奉行或伴禁屠沽而私飲酒食肉騶從導引而不肯習勞是其心既不以赤子生靈為念又何能上感彼蒼乎宜 勅撫按以下一切有司凡屬境內山川可以興雲致雨者誠恪祈禱不得仍前視為故事若有此等撫按糾參

一勤收葬以廣 皇仁凡民饑餓有司宜設法救濟不幸而至於死即係有司之罪況又不為收埋使為烏鳶狗彘所食為民父母亦獨何心宜 勅撫按如有餓死之民即為收葬疾病者醫藥之其有遺棄子女照依會典令州縣官設法收養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題

請給與頂帶待其長成皆 朝廷之戶口也

一貸種粒以望秋成大饑之後民食艱乏忽而下雨耕種不容稍遲而貧民種粒無出耕牛無具請 勅有司省視或令富戶借具於貧民而令貧者為之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官為措設種粒待其收後償之則秋禾有望而民得共慶於西成矣

一暫准保結以安流寓古者凶荒之歲移民就食於豐稔地方而今逃人之法甚嚴民之流向他方者謂他人之父亦莫之顧何者恐留之而有逃人隱匿之罪也今無令所在流民准其自相保結暫聽居住俟收成之後仍令各還鄉里則目前無驅逐之憂而得以餬口延生矣

一設義倉以計長遠常平之外有義倉昔隋開皇年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為差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但恐不

肖官吏因之為利請 勅所在有司勸民間或買義田

或輸義錢義穀存之鄉社賤時糶之貴時糶之貸者量加耗利赤貧者隨時給賑只令耆老人等嘗管其出入有司勿預則民自相救助古風可復矣

以上救荒之政共十四條皆因古人之成法而酌以時勢之所可行不出乎周禮散利薄征之遺意也伏惟 皇上愛民如傷常存哀矜惻隱之心屢布蠲貸賑卹之政今茲救濟所不容緩伏願將 臣芻蕘之言 勅令該部速議頒布各地方有司俾事事有濟人人用心戶口不至於凋殘田土得藉以耕稼盜賊止息而元氣不至大傷早行一日則民生受一日之福矣

敬抒管見四條 順治十七年 孫廷銓

吏部尚書今降三級 臣孫廷銓謹 奏為遵 諭陳言

敬抒管見事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恭讀 上諭
引咎省躬實心圖治悔隱微之失開直言之路令部院等
衙門據實條奏直言弗諱以補闕失雖堯舜之聖明光武
之智勇無以加此甚盛德也第臣愚昧無以仰副 至
意謹竭一得臚為四款為我 皇上陳之
一曰養廉恥古者刑不上大夫言大夫為四民之表帥必
素有以養其廉恥之心而後可以漸化導及下也近見內
外滿漢各官一掛吏議拏送刑部者其罪之有無尚未經
詳明即加刑訊雖曰所為不善刑辱其所自取亦何足惜
然於養廉恥之道似有未符臣等竊以為除謀反叛逆等
項大罪即行拏問審真正法外其餘別項情罪不若先行
詳覈明白果係情真方行擬罪蓋人至貪私壞法良心已
滅及見 皇上仍加之以禮貌而不欲遽使同於庶人

則感激之心必生其愧悔之念如此則於法既無虧而又
以廉恥之道勵士大夫庶風化紀綱兩有裨益其關於
皇上道德齊禮之初心非淺鮮矣

一曰寬考成有司牧民之官也上關 國計下保民生最
為緊要自錢糧考成頭緒繁雜以致降級革職者一歲不
可勝紀人材摧殘催科酷烈為吏者止以考成為慮安問
百姓之賣兒鬻女耶亢旱災疫鮮不由此臣等以為錢糧
係軍國要務催徵自不容緩但四部銀米物料款項不一
每件分為十分考成則處分頭緒太多顧此失彼終日救
過不暇今莫若將考成則例 勅下戶部再詳加考訂
酌量寬減上不至於虧 國課下亦不至於誣人才加惠
百姓仰答 天和其於吏治亦有裨益矣
一曰慎名器查總督巡撫皆職司封疆責任重大自非蕩

平寇盜綏輯兵民餘俱不足以言功近如捐助賑濟完漕等事應加級者皆得加銜如加侍郎尚書宮保銜者固朝廷優示鼓勵之意但爵賞原以待有功而宮保尤以畀有德夫以重臣如督撫而止就區區微勞驟膺卿貳宮保之職當其任者莫不圖小功以邀大位復誰肯竭智畢忠於封守之大計乎如有封疆大功又將何以加之耶今後總督巡撫除軍功考滿應行加銜外餘如捐助等項止應酌量紀錄其加級加銜應一概停止庶名器不濫而重臣亦自奮庸矣

一曰儲人才古語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言儲才當豫也今滿洲子弟俊秀者正不乏人科甲既停學問益寡殊為可惜稽之漢代都門羽林之士皆誦孝經誠以經學為人才之本教化之原也目今從龍之彥固自多人深恐後學

不繼致令有乏才之嘆今查國學內每佐領下止有一人肄業似屬太少今酌量每佐領下再各添一人共作二人更選老成敦大通治體明經術之臣以為之師務得曉暢大義以備國家之用數年以後將見人才濟濟而文武之選皆得其人矣以上四款皆臣知慮所及或有關於風化或有切於政事雖言之未必盡當而不敢不竭其愚誠伏冀 睿鑒採擇施行

籌久遠以固根本疏 順治十七年

李振宜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李振宜謹 奏為府庫已竭兵革方興伏乞 皇上神謀獨運以固根本事夫今日之財賦盛於東南而今日之財賦竭於東南如雲南兵餉以千萬計閩浙兵餉以百萬計雲南初服 皇上既委之平西王今其便宜從事論該藩之兵力原厚而滿洲綠旗兵丁

奏十五
復屯以數萬計滿洲兵丁更番往來不獨雲南困矣從此
至南閱歷數省供應夫船米糧草豆所費不貲而數省皆
困臣以謂雲南當先守禦而後征勦守禦專任之平西一
藩而該省滿兵抽十分之四五駐劄湖南相機接應夫滿
洲披甲皆 皇上之豐沛子弟顧乃使之疲敝於深峻
幽瘴之間豈不可惜且湖廣襄陽一帶山嶺延延聯接秦
屬聞尚有明末餘賊數十萬盤踞其中羊腸馬道莫可誰
何滿兵駐劄湖南一則為雲南援臂一則為湖廣犄角形
勢甚為足恃至鄭逆游魂為閩浙江南三省之患此三省
者財賦大半所出今大兵入閩搗其巢穴夫彼之巢穴固
不止廈門舟山等處而船即其巢穴也閩浙造船且無論
其累民而我之兵馬固利於陸戰縱使之乘風破浪不顧
萬死以前驅而性命全寄於篙師水工之手臣風聞鄭逆

奸細遍在閩浙腹內之地倘陽為應募而我兵入其穀中
風水騰踴弓力莫施鄭逆復引而他之則以彼之逸待我
之勞猶可說也倘敢于逆顏行誠可寒心臣以謂閩浙江
南亦當先守禦而後征勦閩之漳州泉州興化福州浙之
温州台州寧波杭州嘉興江南之崇明江陰通州鎮江凡
十三處或用總督巡撫提督總兵都統章京每處專駐一
官各配精兵四五千馬居其七八紅衣砲數十枚火藥克
扣其中永為重鎮計三省之兵不過五六萬犬牙相制聲
息相聞絕其上岸之路則鄭逆掠無所得斃可立待其餘
閒兵如係滿洲掣回旗下如係綠旗從前原有虛冒只將
現在者抽其精銳分配各鎮如是則要領既得兵餉漸可
寬裕臣言苟可採擇伏乞 密勅兵戶二部從長酌議
簡料兵食以圖永遠但閩之撫臣徐永楨浙之督臣趙國

詐或膽略全無或疲老難振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
薛大夫二臣之謂也又浙之新撫臣史記功係生員出身
逢人則談舊爛時文而軍旅非所嫻習閩浙此時何時此
地何地烏用此庸懦者為也若不早簡賢員以代其任則
貽誤封疆為害匪細矣東南情形如此然東南天下之尾
西北天下之首山東河南京師輔翼重地連年水旱盜
賊實繁而北直八府強賊公行白晝入城肆行劫掠縣官
但保印信無恙而倉庫一空甘心賠補以苟全功名隱匿
不報撫道府縣上下糶糊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明末流寇
其初起身亦不過三五成羣後遂猖獗難制而明以之亡
夫殷鑒不遠伏乞 皇上密勅兵部宣過為遠慮毋使
勢成難解臣更有可慮者風聞陝西洮岷一帶蒙古闖入
者將十餘萬已歷有年近來或耕種於其地秦人狡悍倘

以貿易小故生事結繫馬首揚塵事真有不忍言者況關
門無結草之固自西寧以抵宣大等處長城數千里皆頽
塌已盡且兵士單弱防衛空虚雖 國家中外一統疆界
原宜分明何可聽蒙古之出入而不加稽察惟望 宸
衷密籌所以消弭之方防患於無形綢繆於未雨並使諸
臣勿得與聞蓋事不密則失臣竊為 皇上重之焉

請正人心以維世道疏 順治十七年 蕭震

湖廣道試監察御史臣蕭震謹 奏為請正今日之人心
以維世道以培元氣事臣一介書生三年外吏荷蒙
皇上拔置臺員殊愧報稱伏念天下事所最可憂者不在
今日之盜賊水旱而在今日之人心蓋人心者古今治亂
之所係而世道污隆之所從出焉者也我 皇上以貪
吏害民故重懲貪之法然法愈重而貪吏行貪之心愈變

而愈幻如河南河內縣孫灝福建古田縣吳來儀皆奇貪
異惡敗露於事後者而一則膺行取之選一則濫卓異之
例臣誠不知舉者何心也夫不肖之吏何代蔑有迺至以
不肖為賢則必以賢為不肖由是而是非顛倒毀譽有不
可勝言者矣此人心之壞在吏治者一也臣聞宋臣岳飛
之言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今武臣不
特惜死而又愛錢除沿海情弊已經臣另疏指陳外如腹
裏之將則以尅餉為心故營伍日虛而盜賊日縱臣聞大
名遊擊有宜大明者家蓄優伶數十人晝夜酣歌毋論其
醉夢之精神不能以申約束而討軍實但即此數十人之
鮮衣怒馬不知出之私囊乎抑取之軍中也如調發之將
則以黷貨為心故大兵所至而田舍一空臣查順治十五
年七月內有山西城守都司苗之秀等統兵防浙經過直

隸清河縣索該縣折車銀一千兩經貢生顧民俊千總董
奇俊交與把總郭志史東壁轉交與之秀等隨將南宮縣
車驢越站而去夫以一都司一縣如此則其餘又可類推
矣此人心之壞在封疆者二也臣惟教化行則禮義興而
風俗美我皇上維新之治已十七載凡薄海內外慮
無不革而洗心者乃近如韋成賢以子而逆其父隨有韋
述賢以弟而訐其兄王大經等以僕而弑其主復有王重
以主而黨其僕業經諸臣糾參在案至於賤妨貴少凌長
小加大種種悖逆皆相率成風誠非盛世所宜有者蓋
澆薄之端始自士大夫而攻擊之禍遂中於人心臣蓋不
勝有江河日下之感矣此人心之壞在風俗者三也雖天
下事不盡此數端然即此數端已足見其大概矣伏惟
皇上敦教化以治之而後勅法紀以整齊之其大要在

於得人以挽回之倘內外臣工能共洗偏私之肺腸一遵
蕩平之王道則人心正而風俗淳治安之象可立見矣

請力行圖治以致太平疏順治十七年楊素蘊

四川道監察御史臣楊素蘊謹 奏為太平非文具可致

圖治以力行為先仰 勅內外臣工實心任事以收久

安之效事臣一介豎儒七年外吏蒙 皇上不次掄擢

拔置臺班深愧未効涓埃以仰報 高深於萬一臣言

官也宜以言為事然今天下所患者正在於議論多而成

功少中外鮮實心任事之臣耳臣故不敢勒襲陳言浮泛

列款敬以力行之說為 皇上陳之 國家建官分職

內設部院卿寺外設督撫按藩臬一官各有一職也一人

各有一事也事事振起則天下立見強固精明之象稍有

業勝則苟且偷安廢棄必多况天下怠玩成習有不止於

一二人一二事者乎前此雖屢經申飭言官條奏然而諸

臣悠忽之習已成一極重難返之勢總視為紙上空言

終未有力行之實績伏乞再行 嚴飭內外大小臣工

各修職業共殫謀猷操黜陟人才之權者當實以進賢退

不肖為務屏絕苞苴卻除情面勿徒以循資揆俸遽了衡

鑒之能事司足國裕民之柄者當實以生財節用為務如

何而軍無庚癸之呼如何而民無逃亡之慮勿徒以分數

考成遂畢持籌之心計責任封疆者當思兵情將驕何計

可以制其跋扈寇警盜竊何計可以清其妖氛職司平反

者當思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兇惡不致漏網而

無辜勿令含冤如此用人理財大兵大獄各得其道矣至

於督撫按或仗鉞臨戎或秉憲巡方均有懲貪勸廉之典

以察吏安民者也當實鋤奸除暴扶善安良俾貪墨之徒

望風解綬循良之吏共慶彈冠不得捨豺狼而問狐狸獎
奔競而抑恬退則大法小廉民生其有瘳乎推之庶司百
職人人奮勵大破從前推諉之積習事事整頓一洗向來
因循之陋規此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太平之效可立觀矣
更願 皇上推誠御物於大臣則優以禮貌於小臣則
寬其微眚俾人人得展才猷是尤培養人才敦崇治本之
要術也

敬陳一德之箴疏 順治十七年

姜希轍

禮科都給事中臣姜希轍謹 奏為敬陳一德之箴以成
奉交之治事臣聞君臣一德上下同心故大禹謨曰后克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孔子亦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古之君
臣交警者原未嘗以憂勞之任獨歸之君父以為人臣卸
責之地也我 皇上兢兢求治日勤萬幾已克殫厥心

矣猶以民生未盡遂貪吏未盡除伏莽未靖征調猶繁疾
苦時告拯卹未周特下責躬之詔頒行 恩赦加惠黎
元四海之民莫不歡欣鼓舞但臣聞之往訓曰人臣之義
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今天下未奏太平皆臣職有關內外
臣工責任尤鉅者無過於部院九卿及督撫按 皇上
不加督責而躬為臣下任咎為臣者尚靦焉苟安不知痛
自刻責引咎省改以勉圖後效豈交警無逸之道乎臣請
進一德之箴以為中外諸臣誡焉 皇上總攬乾綱不
能躬親庶務必藉佐理之臣實心擔任謀議可否如民生
未遂何以使家給人足無犬吠夜驚之擾貪吏未除何以
使聞風解綬有暮夜四知之畏伏莽未靖征調猶煩何以
使勦撫成功無更番征戍之勞疾苦時告拯卹未周何以
使室家相保無擇不下究之虞此皆中外諸臣所當悉心

籌畫合力經營有事關重大應請 睿裁者宜分晰條
奏以聽 採擇有事屬職掌無可旁委者宜矢心專力
行諸實事方見腹心手足一體相關之至意譬之一家
皇上猶父母也臣下則主伯亞旅也家政未理父母焦
心蒿目寧有主伯亞旅坐視其兢兢業業而不思悚愧以
為分猷補過之地有是理乎臣觀今日積習相沿大約病
根有二其巧於卸肩者假詳慎之名以行推諉之實畏於
任事者飾持重之文以蹈委靡之弊此皆諸臣溺職之由
也伏祈 皇上申飭羣工諭以各振精神盡掃推托委
靡之痼疾凡布一令必先事後事謀出萬全勿顧目前而
忘久遠之計凡立一法必圖始圖終慮及隱憂勿徂成見
而憚更張之勞凡建一議必在內在外交成一體勿介疑
信而遂成隔膜之視此尤克艱無逸之要而一德一心之

盛皆本於此庶不虛我

皇上省躬引咎之深衷矣

皇清奏議卷十五

皇清奏議卷十六

請修實錄疏 順治十八年 彭之鳳

戶科給事中臣彭之鳳謹 奏為請修實錄以光成憲事
竊惟堯舜之盛必有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蓋一代之
興自有一代家法即有一代成書著為實錄匪具文也我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創業垂統 世宗皇帝
善繼善述舉凡 祖宗相傳之心與欲行而未竟之事
悉丕揚而光大之紀綱法度燦然具舉號令文章煥然一
新臣備員庶常讀中秘書三載有餘每捧誦 先帝宏
訓遺文高深莫暨泣思我 先帝勤政懋學有典有則
以法天下而傳後世者至哉蔑以加矣我 皇上御極
以來左右前後罔非正人遐邇內外悉沐仁政無意不歸
於忠厚無事不本於 祖宗此誠社稷生靈之福也 臣

思 祖宗謨烈日星明炳久而彌新但恐 寶訓至
 重附入羣書博而寡要何以揚 先麻崇至治臣愚以
 為欲法古昔聖王當自法 祖宗始欲法 祖宗當
 法 世祖所以法 祖宗者始 皇上宜及時先
 修 世祖皇帝實錄良法美意嘉言懿行勒成一書以
 資政治等而上之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實錄次
 第纂修朝夕鑒觀念 祖宗付託之重積累之餘成憲
 在前率循罔斁紹庭上下洋洋如見 前王馬家法一
 定世守不易即或時移事異神化宜民通變不倦舉不出
 垂訓至意將見億萬斯年 聖子神孫繼繼承承
 皇上守成之功與創業等 臣職忝言責非無國計民生之
 可言而首以纂修為請者誠有見於國計民生即在
 祖功 宗德父作子述之中故言人之所未及言臣亦

自忘其迂且陋也 臣始進之日未諳時務伏祈 睿鑒
 施行

謹陳奉天形勢疏 順治十八年

張尚賢

直隸奉天府府尹兼攝學政 臣張尚賢謹 奏為謹陳形
 勢末議仰請 睿鑒事竊惟天下大勢京都者猶人之
 腹心 盛京者猶木之根本今腹心久已壯實根本尚然
 空虛 臣繪圖進呈為 國家久遠之計若及時料理民雖
 稀少尚可招聚地雖荒蕪尚可墾闢各處城池雖已傾毀
 尚可經營如遷延歲月民不撫綏則愈少地不料理則愈
 荒城池不照管則愈毀非所以壯根本而圖長久也 臣叨
 任奉天在遼言遼備陳 盛京形勢自 興京至山海關
 東西千餘里開原至金州南北亦千餘里又有河東河西
 之分以外而言河東北起開原由西南至黃泥窪牛莊乃

明季昔日邊防自牛莊由三岔河南至蓋州復州金州旅順轉而東至紅嘴歸復黃骨島鳳凰城鎮江鴨綠江口皆明季昔日海防此河東邊海之大略也河西自山海關以東至中前所前衛後所沙河寧遠連山塔山杏山松山錦州大凌河北面皆邊南面皆海所謂一條邊耳獨廣寧一城南至閭陽驛拾山站右屯衛海口相去百餘里北至我朝新插之邊相去數十里東至盤山驛高平沙嶺以至三岔河之馬圈此河西邊海之大略也合河東河西之邊海以觀之黃沙滿目一望荒涼倘有奸賊暴發海寇突至猝難捍禦此外患之可慮者以內而言河東城堡雖多皆成荒土獨奉天遼陽海城三處稍成府縣之規而遼海兩縣仍無城池如蓋州鳳凰城金州不過數百人鐵嶺撫順唯有流徙諸人不能耕種又無生聚隻身者逃去大半略有

家口者僅老死此地實無益於地方此河東腹裏之大略也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獨寧遠錦州廣寧人民輳集僅有佐領一員不知料理地方何如此河西腹裏之大略也合河東河西之腹裏以觀之荒城廢堡敗瓦頽垣沃野千里有土無人全無可恃此內憂之甚者臣朝夕思忖欲弭外患必當籌畫隄防欲消內憂必當充實根本萬年長策不可不早為之圖也

澄清計典七款順治十八年

嚴沆

吏科都給事中臣嚴沆謹奏為新政之勵精伊始計典之懲勸宜嚴敬陳管見以備採擇事竊惟三年大計所以澄別庶官況值皇上御極改元尤宜肅清整刷臣謹將應行事宜列為七款為我皇上陳之一申入覲之法外吏身遠闕廷值三年大計之

時令其拜手觀光展人臣事主之敬典至重也從來因地
方多事府縣正官皆免入 觀止藩臬兩司齋冊近且
并有避勞不前止令右藩外道代行者臣竊念 皇上
新政之初百度維新應使遐方遠吏瞻拜 龍顏況錢
穀之盈絀徵解之多寡刑名之出入各省不同更端訊問
隨時敷陳所係於國計民生者最重且切豈可苟安圖便
而使不曾經手之司道虛應故事而來乎臣請 勅部
院議定各省必令左布政同按察使入 觀蓋地方事
務雖多較之 御極之始大典初行孰輕孰重責之數
月代轄之官周咨三年綜理之要固非尋常奔走所可借
端委卸也至奉天一府既屬 王畿輯瑞之典自當與
順天府尹同規目今甄別時既不在自陳之列又不行考
核之條此豈畫一之例并乞 勅部酌議題定遵行外

如各州縣遣人齋冊依樣虛文多屬無益似應申具該府
彙成總冊附藩臬具奏庶 睿覽易周而地方亦免開
造之繁矣

一慎勸懲之法 國家澄別官方於每年舉劾之外又行
三年黜陟之典其中特列卓異一途既屬 殊恩保無
營囑雖開註實跡累經題定遵行但見地方官往往以平
常之事過為鋪張虛譽徇情濫舉充數伏念名為卓異必
實有非常異績不僅稱職足稱請 勅部院議定其邊
疆劇地有城守著功殺賊奏績者沿海之區能招徠賊眾
者錢糧拖欠之地能早完軍需者勦撫賊盜現有曾擒獲
曾投誠某賊首可據者勸耕荒土現有新增國課若干頃
畝可查者如此各員便當略其註誤特加拔擢為有司之
勸至於內地安寧無奇可表亦必並無參罰而又清廉最

著者方許充選如果煩劇見長但使政績詳開無妨多獎若俱悃幅自守直云並無卓異益以明公庶懲勵有方而在位可杜濫邀之弊矣

一詳考核之法竊惟八法議處所以懲斥不肖其計冊未開者許科道衙門糾拾臣以為老病不及等項或該地方官一時耳目不及若乃異酷奇貪經科道糾參得實地方官徇庇奚辭請 勅部院議定以該地方員數多寡分別議處如大計以後有奸貪不肖被糾參發覺查事在報冊之前者仍坐地方官以徇庇之罪至於從來考寬大吏而苛末僚雖屢經 嚴飭而積弊難除必須再為申警又或略現任而嚴去任按其冊似乎澄汰多官問其人則皆不在本任此尤徇庇之巧法也 臣請 勅下部院議定除丁憂去任者與現任一體考核外陞任及降調者

離任一年以上已有新任考成不必再問舊任冊上應開某年某月陞某職降某職惟離任不及半年者尚須舊任開明其原以處分而去者所開考跡亦須特糾近事別糾重事不得以曾經懲處之案重開塞責其休致革職各員苟非貪酷宜懲不必更存考語如該地方官有巧庇見任仍以去任充數者察出駁參議處庶考核詳密不肖無倖脫之謀矣

一察刑官之法各府推官關係計典最重州縣有司考語皆所開報若任非其人必多朦混目今各省出缺新選者多至四十餘人速催赴任恐於計典亦已後期況有已經病故若周景濂段說申紘祚等直至到任違限行原籍查參然後另選遲誤不知幾何日勢必使署事者苟且塞責其弊有不止於計典一事者是選法所當急議也至於從

來大計之時上司往往寄為耳目即有穢聲易於打點查
十六年冊內所議處者皆丁憂降革之官現任曾無一人
其中營求倖免情所必有臣請勅部院議定通行各
撫嚴杜前弊如有徇庇加等治罪其推官職掌除漕運拖
誤欽件稽遲處分有例外其追比欽賊每有積
欠未完屢經參罰淹滯不遷即有紀薦無當考成者臣思
欽賊關係國儲苟非人戶伶仃家產盡絕豈容聽其
推延值今大計之年宜勅該撫徹底清查若有徇情
故緩及闡茸不善催徵者竟註劣考無許久留地方庶不
職者去而察吏之人得矣

一嚴察議之法部院職司澄叙務須秉公察核清釐枉濫
之弊至於應革應降及降級多寡之別宜有確據伏見上
年各府開報有五花文冊違例者有司道考語互異者此

等照例駁參猶是簿書小過耳至如卓異之實跡貪酷之
事款罷軟不及處分應輕應重之殊若不一一詳開何憑
核議該地方官巧於脫卸多有朦朧填註者請勅部
院通行申飭如各省文冊開報不詳治地方官以疎玩之
罪更有因彌縫不到輒憑私意處分以一人之喜怒而輕
棄人材何以稱公服眾臣請將貪酷等項應提問各官
勅督臣勘審其罷軟等員該部院亦宜細加察核如有
枉濫訪查得實特為題請覆勘不得概以降一級二級
視為故事照冊填註依樣施行庶大典詳慎不為具文
矣

一釐告訐之法從來大計之年有等地方刁棍潛入京師
捏造匿名揭帖散布訛言傾陷本處官長累經嚴禁在案
但恐果有含冤負屈者本官賄囑上司彌縫術巧劣跡竟

至漏網則民何由得雪臣請 勅下部院通行各撫果有貪酷官長詐害小民許本人從實具狀聲寃如該管衙門不與伸理科道官訪實糾參一體治罪此外若有無籍棍徒挾讐誣害反因勒詐不遂妄捏多款赴京越訴者仍令五城御史訪拏照光棍例懲治至於反噬宜禁載在會典奉有嚴綸部議謂有寃枉難申須該撫據實代奏在案以後應再行申飭不由該撫代奏徑自叩閭者一概不准至有奸貪漏網許諸人訐告所告之事須實從國家民生起見不得借端報復今見有末員陳訴多屬一己私情動輒上章殊非國體竊謂同屬下僚自有督撫衡斷豈得妄逞怨忿率瀆 宸聰當茲計吏之時尤宜禁飭庶紀綱既立而寃陷之苦亦白矣

一重首舉之法從來大計之年有等棍徒指稱線索哄誘外官誑勒多金妄開在京職官名單借口分投騙財肥己者亦有不肖外官希圖倖免差人入都賄囑鄉親雖屢經申飭而惡習或未盡除竊思在京職官苟知自愛饋送到門自應舉首而外來未至潛住邸門者何能預知兼部院堂上科道各官得以不時入告而部屬以下等官或有宛轉交通隱忍不發者請 勅部院議定以後私書饋遺不論何衙門果能大破情面從公糾舉准與紀錄優陞仍勅五城御史若遺饋交通私收有據者參出從重治罪其庵觀寺院開行歇客之家凡外來面生之人不許容留若平素稔知係外官親戚家人前來住宿許赴該城出首容隱不首者訪出一并究治庶私交既絕而誑騙之害亦可懲矣

以上七款皆就現行事例曲加嚴密以重 大典而杜弊

端如有可採請乞

睿鑒施行

請閩蜀總督宜居要地疏 順治十八年周明新

兵科給事中臣周明新謹 奏為督臣責重封疆彈壓宜居要地謹陳閩蜀控制之方以資捷伐以奏蕩平事臣考會典凡建置督撫衙門大約因地設官各居要害而尤重者在總督蓋制府事權專以封疆為重一切調度兵馬驅除為叛非扼兩省之交不可以策應非據形勢之便不可以圖功非密邇盤踞之巢不可以制勝非若撫臣之建牙省會專蒞一方已也今各省總督衙門斟酌重輕各居要地制誠善矣而獨於陝川福建兩督臣駐劄之地 臣不能無議焉陝西幅幘遼澗邊近番彝則部落控馭處處宜周也且四川新隸版圖巨寇雖以次勦撫而川東通孽未盡芟除蠻洞遊魂尚多竄伏則未雨綢繆尤恃督臣之料理

若仍開府西安秦蜀遠隔數千里崇山峻嶺棧道迂迴無論鞭長莫及征士疲勞倘一旦寇起倉卒其能刻期策應乎近雖督兵重慶不過移鎮一時臣以為陝川總督宜令駐劄漢中蓋漢中乃四川之門戶也北控三秦南據巴蜀左通襄沔出而協勦可以控長江之上游入而運籌可以固秦川之鎖鑰所謂搃兩省之吭者此也福建地連溟海鄭逆飄忽無常而漳州則逼鄰巢穴今督臣秉越會城去漳泉數百里即使聞警長驅而逆艘已揚帆宵遁矣邇者治兵泉州事平還省彼逸我勞殊為非計臣以為福建總督宜令駐劄漳州蓋漳州乃八閩之藩籬也咫尺逆巢襟帶江浙其乘風鼓柁且與惠潮聲勢相連搗穴則一葦可航固壘則飛艇難度所謂據全閩之勝者此也誠使閩蜀之制府既定進可與提鎮諸臣立犄角之形退可與撫臣

成輔車之勢一以省士卒之遠涉一以杜狡寇之旁窺一以免軍機之遲誤其於封疆大計未必無小補矣

籌畫滇疆五條順治十八年

王弘祚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降一級留任臣王弘祚謹奏為滇疆漸已底定籌畫不厭周詳謹陳末議以備採擇事

竊滇省僻處遐荒山多田少土瘠民貧自十數年寇氛蹂躪人人朝不保夕幸賴天威伐暴水火子遺復睹天

日臣桑梓關切曾經條奏奉旨允行在案自入版圖

以來如湊辦軍需安撫土漢清理田丁甄別將吏興除利害招徠投誠等事平西王精忠體國殫力綢繆督撫二臣

同心共濟俱經次第舉行惟時滇省軍民如久病疴羸之人僅存奄奄一息必藉良醫時時調護方可漸復生機今日凡可為地方安全計者自不厭其周詳也臣旦晚

陛辭將有萬里之行上為封疆下念梓里再効芻議約略

五款敬為皇上陳之

一司道之宜久任也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言官必久任而後可以責成功也昨憲臣魏喬介曾言及之但滇

省距京萬里跋涉維艱若與他省一體論俸恐各官席未暖而又以陞遷去矣屈指必得年餘方可履任臣愚以為

滇省監司即於該省各官較歷俸之淺深以定陞遷之先後如果正己率屬由僉事而參議副使參政藩臬循序而

轉不但各官免於僕僕長途且衙門無廢事之虞而地方收得人之效其有治行尤異實績著聞者聽平西王及該

督撫特疏奏聞破格超遷以開勞臣功名之路在荒殘地方之官必思早離苦海然臣從封疆起見不暇為各官

之甘苦計也

一州縣之宜部選也州縣稱曰父母為其職在親民興利除害任綦重也今滇省監司俱經平西王題陞部覆奉旨
旨 在案即司理一官亦經部選而守令尚係委署在平西王注意民瘼自是其難其慎但恐若輩或以委署自甘未必人人實心任事愛惜殘黎上呼而下不應何以成指臂之助乎臣愚以為四川廣西貴州三省附近滇雲吏部查三省舉人考過職銜應選川縣者挨序咨送平西王查缺補授在各官人地相近既可刻期到任無曠職廢事之憂且科目出身誰不自愛功名必思振奮精神實圖料理加意撫綏再得監司嚴加責成於上庶上下同心呼應必靈而地方可收大法小廉之效矣
一投誠之宜解散也自 王師入滇聲教廣被而偽公侯偽將軍相率慕義投誠咸與優敘 本朝寬仁大度

深山窮谷靡不知之若輩自是感恩圖報但偽公侯偽將之下如偽將領偽兵丁或有以千數計者或有以百數計者陷賊二十餘年困苦已極今幸得睹天日誰不思還故土若必盡數安置滇省恐為數漸多月費錢糧亦不少且阻人願還鄉井之思其中有願歸農者查其故絕田地撥給開墾撫臣袁懋功曾經 題明臣愚以為其中有願還原籍者給與印票沿途資以口糧再行文原籍地方官仰體 皇仁加意安插務令得所庶耕田鑿井之民益多而若輩共頌 天恩之浩蕩矣
一荒殘之宜軫恤也任土作貢國有常經況大兵雲集需糧浩繁何敢輕議蠲免但該省久罹寇患偏僻之民尚可勉強聊生若大路迤東如楊林嵩明迤西如永昌洱海凋殘景象慘不可言督臣趙廷臣前疏甚悉戶部議覆楊林

永昌等處田地如係新荒准令次年辦賦如係久荒准令三年後起科莞莞子遺已沾膏澤尚未言及熟地耕種之難也蓋未荒田地雖稍收穫而室家流離之後湊辦牛種人工拮据甚苦語云一夫向隅滿座皆為不樂諒浩蕩皇恩斷不忍置數處之民於覆露之外也且約計應蠲錢糧為數無多而於以收殘荒之人心則所惠甚大請勅平西王督撫查明凋殘最甚地方合詞題請將見在熟地錢糧酌量蠲免庶水火殘黎咸獲更生矣一爐座之宜多設也官山煮海天地自然之利從古善理財者不外屯田鼓鑄鹽法三事今滇省米價雖較稍減而歲需協餉尚該六百餘萬如使分毫皆取給於外解不但小民之輸納甚難而萬里轉運尤匪易近據該撫臣袁懋功題報省城設爐二十座一年獲息銀一萬二千八百九

十六兩零大理府下關設爐十座一年獲息銀一萬九千四百九十一兩零是鼓鑄之裨益軍需已有成效矣況銅產於滇自當招商開採廣設爐座如每年獲息二十萬兩即可省外解協餉二十萬兩以本地自有之利養見在駐防之兵為力不勞而收效甚捷上有裨於國用下無病於民生此今日生財之要道請勅平西王該督撫諸臣速為講求用助軍興之急著也以上五款卑卑無甚高論但皆關切臣鄉事體誼難膜視伏乞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請甦邊郡疾苦疏

順治十八年

楊鼎
工科左給事中臣楊鼎謹奏為邊郡之疾苦實甚軍兵之疲困宜甦謹陳末議仰祈睿裁事臣惟我皇上繼治首出安不忘危文事武備並勤睿慮靡不感

我 皇上仁覆天下惓惓以休養撫綏為念臣奉
詔寧鎮見邊地軍兵困厄更甚謹就聞見所及敷陳酌劑
之宜臚列為我 皇上陳之

一抽調之勞逸宜均也夫蜀土蕩平人稀地廣勢難召募
不得不就近抽調秦兵以資彈壓今復將抽調兵丁家口
悉調移蜀省使之完聚誠所以繫士卒之心而圖久安之
略非不甚善但邊鄙窮兵所藉資生者月餉而外兼資地
畝以養贍家口今家屬悉為移調將盡棄其室廬田畝扶
老攜幼棲此初闢巖疆草萊未墾之地其為流離饑窘之
慘有不知如何情狀者且一家之中必有老有幼棄之則
哺養無賴併徙則溝壑堪憐揆其初意原所以固士卒之
心而反以滋其淒楚困愁之患臣愚以為今邊境晏寧士
卒暇豫莫若定為三年更戍之法俾于役疆場者莫休息

有期雖遠征況瘁益堅成城之志而居處土宇者亦得踴
躍戎行共效同仇之愾則永戍不慮偏勞而土處無致過
逸不必有移調家口之煩而自可收士卒効用之實矣
一牧軍之困苦宜甦也陝西平涼府設有苑馬寺卿董率
各監每牧軍各給屯地寬其租徭俾孳生馬匹在 國家
得騰驥之資而牧軍原無賠累之苦近日久相仍凡各省
鎮戰馬胥取給於茶馬而各州縣驛遞馬匹又皆動支驛
站銀兩自為買補即間有調撥營馬不過偶一舉行故數
年以來牧馬孳生日盛壅積愈多夫地不加廣而馬益日
繁在牧軍喂養賠累其力已殫而望甦無自且 國家以
有益之地畜無用之馬徒老斃於荒野槽櫪之間甚非設
立苑馬之意也臣愚以為或將苑牧孳生之馬宜與茶馬
照數多寡均派調撥充各營鎮戰馬之用或令附近驛遞

奏十六
倒斃者赴苑馬領給准作驛站銀兩不惟窮軍牧豎可以
稍甦疲困而當軍興匱乏之際亦足以仰佐國用於萬一
事在轉移之間立可化無用為有用庶幾上可益國而下
不病軍未必無小補也

一領餉之勞費宜酌也夫藩司總一省之會計向來各州
縣錢糧彙解藩司各鎮軍需俱赴藩司守領但秦地遼濶
各邊鎮去省不下數千里每赴領一次藩司或以頭緒繁
紛移緩就急或以各府外解一時不前每有坐守二三月
不得領給者且領餉數萬兵丁馬匹動將百計往還道路
守候使用為費不貲荒塞窮兵待哺嗷嗷窘迫殊甚莫若
做計部撥餉之法各鎮軍餉每歲於附近州縣或一郡或
數縣照額抵撥外餘者仍截解藩司其派撥餉銀令各州
縣徑解各鎮司餉衙門按數取具實收彙冊報司以憑查

核其有延推不完者聽司餉衙門揭報藩司彙詳參處夫
部臣總天下錢穀尚可照額派撥豈藩司近在一省獨難
按籍抵銷如此不惟州縣就近起解可免添搭使用之費
而各鎮軍餉亦得按冊催解獲免守候勞費之苦矣以上
數條謹就管見敷陳事宜如果可採伏乞 勅部議覆
施行

皇清奏議卷十六

皇清奏議卷十七
請撤大兵以省財賦疏康熙元年
魏喬介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喬介謹奏為罷雲南之大兵以
省財賦鎮荆襄之要害以杜亂萌事臣前讀三月初六日
上諭大兵出邊進征直抵緬甸疆圍底定從此大兵
得以休息糧餉不致糜費仰見皇上垂念兵民困苦
已久思欲立予蘇息使共享太平之樂也今既數月矣大
兵未有旋歸之期在廟堂自有成算必將與封疆之
臣詳慮審處而臣以為大兵之出戍勞苦已久百姓之轉
運疲困已極國家之財賦供應已難必應早定凱旋之
期以使軍民歡呼戴誦者也計平西王吳三桂精兵不下
數萬總督提督所領綠旗官兵不下七八萬何難守此一
隅之地彼李定國殘寇游魂皇上威德遠屆稍示招

皇清奏議卷十七

請撤大兵以省財賦疏康熙元年

魏喬介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喬介謹奏為罷雲南之大兵以
省財賦鎮荆襄之要害以杜亂萌事臣前讀三月初六日
上諭大兵出邊進征直抵緬甸疆圍底定從此大兵
得以休息糧餉不致糜費仰見皇上垂念兵民困苦
已久思欲立予蘇息使共享太平之樂也今既數月矣大
兵未有旋歸之期在廟堂自有成算必將與封疆之
臣詳慮審處而臣以為大兵之出戍勞苦已久百姓之轉
運疲困已極國家之財賦供應已難必應早定凱旋之
期以使軍民歡呼戴誦者也計平西王吳三桂精兵不下
數萬總督提督所領綠旗官兵不下七八萬何難守此一
隅之地彼李定國殘寇游魂皇上威德遠屆稍示招

徠必將崩角稽首投誠納款不則窮困之極懸示賞格其
帳下亦必有梟其首而來獻者無足煩 當守之過慮
也土司族類不一賢督撫善撫馭之皆為孝子順孫矣故
臣以為滿洲大兵撤回為便雖然以西南滇黔川楚地方
如此其遼濶也非有大兵鎮守倘或戎寇生心鞭長不及
馬腹豈長慮卻顧之道哉 臣思荆襄乃天下腹心西連巴
蜀東通吳會南接粵西北達秦豫自古為四戰之區三國
所必爭誠天下之要地也方今鄖西諸山及夔門一帶尚
有賊黨未盡削平伏祈 擇一大將領滿兵數千常駐
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可以銷奸宄之萌有事而提兵應
援可以據水陸之勝往歲海寇入犯江南荊州大兵順流
而下人心恃以堅定此其驗也故坐鎮一處而滇黔川越
俱有磐石之固矣所謂百年久遠之計而非徒為今日一

時之謀也

議勦楚蜀餘孽疏 康熙元年

顧如華

山東道監察御史 臣顧如華謹 奏為楚蜀之餘孽未靖
會勦既緩成議招撫又無實畫姑置徒養地方之癰疽直陳
以希 廟謨之斷事 臣惟天下之患在邊隅者小而在
腹裏者大盜賊伏於山谷而不亟為蕩平非久安長治之
策也我 皇上自臨御以來西南一帶巨寇已無弗歸
命亦何慮於夔門鄖襄十三家之么麼小醜然此賊雖負
隅自守無大能為而連控秦蜀湖南黔中各省要害介處
腹心與邊隅不同豈容竟置之不問乎向者 先皇帝
特主三省督撫會勦之議已遣明安大將軍駐劄荊州矣
旋因海上告警而移調故緩至今日耳 臣上年春夏在蜀
稔知其巢穴情形如投誠諸賊首已荷錄用者不敘外若

楊秉寅袁宗第賀珍塔天寶劉體順徐邦定諸有名巨寇尚各擁衆數千於大昌巫山寨中占住鹽井憑陵不悛而已就招安之偽國公王光興反側如故彼時賴有慕義向化二譚侯同二三總兵乃心王室協力堵禦亦苦孤力難支曾見於移會手札中四川督臣李國英亦曾修造船隻為合勒之計會以提師征勒邛雅秦凱之後各省竟未見有動靜夔門以東即為湖廣荊州之界如興山縣水筒梁村等處無非盜賊盤踞因而長江阻塞商賈弗通此夔荆未靖之情形也臣出蜀由陝西漢中放舟順流經過湖廣鄖襄地方到處密加探訪鄖襄之賊強盛者莫如郝永忠即郝兆麒在房縣外西邊羊角寨下擁衆數萬編架木城培以土石大於郡城二倍且連亘竹溪竹山南漳保康等縣居民為之運糧其勢非小此鄖襄未靖之情形也然臣

聞諸賊在就近地方雖時出時入荒涼窮郊抄掠亦無所得常暗結鳳泗連絡山寨有衝突出走之意將來蔓延更為可慮今不過羈縻土著百姓及蜀楚被掠男婦在內種地納糧愚民姑利其輕便苟且偷生於目前而未必人無鄉井之思與嚮化之念也彼地官吏士庶孰不引領王師之下即會勦信息賊亦聞之有素而越今寂然無聞臣不知其何故也入都後始從邸報中僅見楊秉寅一賊已納款受賞他尚纍纍多人也若不早為收拾不撫不勦幾於築舍道旁地方之憂未有已時以臣愚見會勦誠為不易之定算然兵柄不專則人心終難歸一保無陽為整頓之形陰生觀望之意乎今地方各有提督總兵副將參遊及招撫錄用諸降弁皆為王臣牙爪兵力不為不厚矣而遲久而舉者上既緩而下亦誰肯獨急臣所謂養癰貽患也

以此賊為終不可平乎畏其山川險阻也明時撫臣王守仁平江廣山谷諸賊如入無人之境彼白面書生尚能如是況本朝師武臣力之強所向無敵者乎顧用兵大事必須謀勇兼濟兵餉充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人之可勝今文武分途各撫無提調之責即切近賊巢之鄭沅二撫亦為徒手搏虎不能律以致命巖疆矣何以成會勦犄角之勢乎今欲申明前議必須稍為變通合請密申兩省總督各集其封內將士嚴備器械芻糧軍實完具先報兵部然後題請特遣滿洲官員先至督臣及提督二侯等處勅令榜示各巨寇名姓宣布朝廷待以不死且許以破格錄用至意諸賊頭有傾心率眾來歸者督臣列名奏請大者膺通侯之賞小者掛齋壇之印其餘幕下偽弁亦分別授以參遊千把品職偽紳舉貢放還原籍明舊生員仍

令學臣准入黉宮考試必有感而涕泣歸忱者以我皇上新政率待諸納款者以至誠爵賞無吝見於若輩者久不慮山谷之弗響應也若猶執迷弗悟然後密請綠旗官兵歷境攻討仍請另簡經略重臣節制則將士自然用命地方各官亦不敢玩愒從事而戡定有期數萬赤子皆得解懸出幽化刀劍為牛犢履江漢如平地矣

引律貴乎當罪疏 康熙元年

朱訓誥

吏科給事中臣朱訓誥謹 奏為聽獄貴乎得情引律期於當罪用游移之詞輕殺人命積冤抑之氣易于 天和事臣惟刑名之官專理庶獄律條之設準合羣情原不可以意為輕重者也我朝一代創興伊始革明季末流之弊立法不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寬故雖屢定之成案必下三法司核議者誠恐畸輕則縱畸重則苛務使得情

當罪而止乃臣見刑部諸臣不能實體、皇上好生之心并不能恪遵。皇上一定之律審事未必得情而口供復不全錄其為弊最大比例未必當罪而看語又無確據其居心太欺每專用雖如此但如彼游移之詞而不定斷其當否且蹈襲前已然後當然苟簡之習而不細權其輕重於是欲入人罪而不當死者竟死矣欲出人罪而不當生者竟生矣。國法難私人命最重。朝廷生殺之柄豈可任諸臣苟且悠忽敢於妄用耶臣試指其一二事言之如阿那庫以小人而爭家財罪本不至於死即不聽旨意之言誠為重大既引奉。制書而不遵者杖一百之律矣何又云難比此例夫既難比此例矣初何以引此例而卒又不別舉一例但用重大二字遂擬立絞若非其妻告明經。睿鑒察出則阿那庫之屈死久矣又

如葉天生以光棍之尤假冒職官肆惡。京師已非一日誰不知之先經擬戍負罪遠逃得邀。寬典准其援赦復不自悛改妄行瀆。奏聞其下刑部時聽審不跪辱詈堂司是藐三尺而蔑。國典也此何難置之重法而反從輕擬戍者何故若非。皇上電察其惡投之遐荒遣戍之時能保其不再逃乎戍滿之日能保其不再為奸乎諸如此類不可勝舉若諸臣見不足以及之而誤為出入則謂之不明若諸臣見足以及之而故為出入則謂之不公不明不公之罪臣不能為諸臣解也語云刑罪不中則上千天和今臺臣以天道積久亢陽具題乃蒙。明旨省躬自責在。皇上咨儆之心則然而言天道者必驗於人事臣深維其故終以為此刑罰不中上天。和之應也臣請。嚴飭刑部諸臣當奉。朝廷立法

之意用法不得仍襲苟簡之習糊塗了事體 皇上愛
人之心為心不得專用游移之詞輕便殺人事經兩造口
供不全錄者即為作弊律引一條情罪不確合者即屬欺
公如有此等嚴治以不職之罪務使虛心聽斷片言折生
者之口按律定罪千秋服死者之心刑罰之用當則冤抑
之氣申於以召 天和而幾刑措不難也

崇尚節儉疏 康熙四年

趙廷臣

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 臣趙廷臣謹 奏為請崇
節儉以維風俗以弭災沴事 臣聞古人有云奢侈之害甚
於天災 臣是以惕然於奢侈之不可為訓也 天地雖有自
然之財如百穀出於田野必待胼胝而後成百貨產自山
澤必待採捕而後積諸如工賈雜作易米而食伐薪而炊

無一不煩經營勤苦而後得財之生也如此其難若用之
如泥沙可乎竊見邇來風俗奢侈一衣服也極其華麗庶
人僭比公卿僕隸亦衣紬帛亦曾念機匠女紅衣砧繭館
中絡緯刀尺之辛勤也一飲食也極其珍錯果肴皆異品
食物必盈筵亦曾念虞人釣叟空江蔓草中宿露餐風之
勞瘁也一器具也極其精工不有奇技淫巧古董玩好人
爭以為鄙亦曾念竹頭木屑百工胼手胝足之艱也一屋
壁也極其精美非有峻宇雕牆連甍廣廈人恥以為陋亦
曾念葺屋茅簷農夫塞向墜戶之苦也以及婚嫁祭葬之
事富者罄囊貧者稱貸或端中人之產傾上農之資而不
足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百姓之財力無日不消是以庶
民尚此居鄉必盜士紳尚此居官必賄此民習之所以日
壞官守之所以日弛率皆奢侈之故耳若不早挽回則濫

觴不已物力竭而凋敝乘之彼愚民何知俟其窮困而議樽節晚矣臣請皇上嚴飭內外大小文武臣工省身約己去奢尚儉為愚民表率并諭天下百姓力敦樸素之風不得絲毫越分奢侈凡器用服色悉照原頒等制違者按律治罪誠如此行之則人人有為天地愛財之心而財益足將見家殷戶給休和畢集而民風國本培養萬年矣

政歸簡易以端治源疏

康熙四年

盧崇峻

一

總督廣東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降一級照舊管事臣盧崇峻謹奏為政歸簡易以端治源事臣聞民生休戚動昭天象國家利弊實繫民生使果弊盡革而利盡興自當有休靡戚矣臣竊以為國之大利在於政治簡易而國之大弊在於法令繁多何也夫法令一多則內外衙門在大官惟成例是遵每

多查駁之煩在有司惟功令自畏有不遑救過之慮豈能計及民生之休戚而施撫字之仁耶且因叢迫之際以致左右作奸則民生愈受其困矣若政治一歸簡易則大小臣工各有暇豫之精神衙門各役莫施鬼域之伎倆是害不除而自絕利不興而自溥不必求遠民生而民生自遂故古來止頌寬大之為美政未聞以文法之繁為善治也夫一法立則一弊生故法愈多而弊愈滋夫滋弊緣於法多則救弊惟在減法有不辨而自明者矣向來立法之密其意在於除弊安民奚知弊反從此而滋民又從此而擾乎恭逢我皇上智仁天縱知大計軍政之循陋規知考滿等第之恣營求而毅然停之知四部考成之繁瑣叢弊而歸併戶部綜核知各關差官之騷擾商民而責成地方徵收天下官民商賈已受無窮之福此即多事不如省

事之明效也今日求治之法不須遠法前王只就上此念而擴充之將六部現行事例命其逐件講求如書有云刑政無小宥過無大止將貪暴奸私明知故犯者按律處治其餘因獲過之事概免瑣議減之又減直至於必不可減而始存其大且要者則法令簡明大官易於綜核有司得以展舒始能共講撫字之術以遂民生而回天象不難矣

用人宜寬小書疏 康熙四年

趙廷臣

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臣趙廷臣謹 奏為用人宜寬其小書圖政必勵以後效事臣思古今最難得者賢才上天至愛惜者人品從來英哲之主不忘使過之典尤多求舊之恩我 皇上憲天法古銳意治安期於真才

異能共圖上理而又慮人才輻輳選授紆遲當此人浮於官之時臣何敢復持寬於用人之論但思馬必服遠而信其力士必入官而徵其才與其求實績於寸長未試之士其敷奏為難孰若觀後效於一蹶再展之員其圖報倍切目今官員處分之內豈少精明廉幹之才或因公罣誤或小過罷斥以致廢錮終身者比比矣以外吏論之職司錢穀者非不勤於催科而見徵之賦額全完帶徵之參革忽及薄於論功嚴於論罪可惜也職司刑名者非不留意平反而有心失入者不任咎無心失出者必罹罪略其大案而繩以微情可惜也職司捕盜者非不盡心搜緝而詰捕之成效未嘗紀功一盜之疎獲先已掛議沒其勞績而計其小過可惜也諸如各項職官中士庶百姓亦有稱其廉幹精明者而為地方受過罣誤去官者不能悉數惟是一

才一能皆天所賦畀以為國家輔治之資即郎官亦上應列宿而偶以一節錮其終身在一官之困阨猶淺而揆之大造愛惜人才之意實有舍置不得者當如何愀然動念耶外吏如此更進推之輦轂之下大小臣工數年以來寧無因公罣誤小過罷斥者乎伏念天之生才如地之產木樛棟之姿每以風霜摧折而後成其大用蓋求真才於廢棄之內其感激圖報之心尤倍於尋常萬萬也臣懇

皇上勅部將內外大小臣工分別罣誤緣由其中果有才能可錄者仍行甄用庶葑菲亦邀採錄之恩而朝廷愈收得人之效矣

請崇配享之禮疏康熙六年

周季琬

山東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周季琬謹奏為郊祀之期在通請崇配天之禮以光孝治事臣聞郊祀之典肇

自有虞因敬天而大報本祖有功宗有德皆得配享上帝此治世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我皇上紹膺大寶南

郊大祀歲一舉行親承祖堯以太祖太宗並配

久著敬天報本之誠惟是世祖章皇帝以創業

垂統之君文德與武功並懋升遐以來固已陟降在

帝左右矣但未奉神主於郊壇則皇上對越之

際必有未盡愜之孝思也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自古迄今未有受命之君而不配天者亦未有稱祖而不配天者三代之隆禮明樂備莫盛於周其時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曰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又曰祖者始也宗者尊也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之名也可見成周之世已有四后並得配享漢承秦後禮樂廢墜至孝武太

始四年乃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帝永平二年祀五
 帝於明堂又以光武配唐高宗顯慶二年詔園丘以高祖
 太宗並配代宗永泰二年春祈夏雩秋享冬報以太祖高
 祖太宗肅宗分配宋初制南郊地祇及感生帝凡七祭以
 四祖迭配至仁宗皇祐二年大享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
 宗真宗並配儀如園丘又詔南郊亦以三聖並侑明洪武
 時合祀天地止奉仁宗配至洪熙元年更奉太祖太宗並
 配此歷代祀天配享之大略也由是觀之因革損益原無
 定制孝思不匱禮可以義起者也我 國家混一寰區規
 模宏遠應使禮樂明備駕軼百王今祁寒將至大祀南郊
 為期不遠伏乞 皇上勅下禮臣酌古準今修明祀典
 即奉 世祖章皇帝之神主並享郊壇斯於孝經嚴父
 配天之義深合而曲當矣

請舉行耜田之典疏康熙六年

蕭震

管理章奏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二級臣蕭震謹 奏為務
 農係致治之本 躬耕為起化之原請 行耜田播
 穀之典以垂祈 天永命之業事嘗考古記孟春之月
 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親載耒耜率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躬耕帝藉又祭統祭法皆記耜田事蓋上供郊廟之粢
 盛以敬事其所先下念稼穡之艱難以撫柔其兆姓俾薄
 海內外知厚生而勤本業也 臣讀詩周成王耜田作載芟
 之章其後漢文帝景帝詔行耕桑帝親耕后親桑自是以
 降漢武帝征和四年唐太宗貞觀二年宋太宗端拱元年
 仁宗明道二年明太祖洪武二年皆躬行耜田以為天下
 先其他載在史冊者不可盡述我 世祖章皇帝斟酌
 百王隨時因革至於躬耕事宜遵循舊制誠有見於古憂

勤之后未有不垂意農事而能致理綏猷者也今皇
 上一日兩朝勵精圖治上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
 敦惠溫莊太皇太后徽號仁憲恪順皇太后徽號以
 隆尊親之典奉世祖配天並修寶錄
 以尊皇極之建立孝康慈和莊懿恭惠崇天育
 聖皇太后廟祭以昭不匱之恩允科臣幸學講
 經之請以重師儒之道固已祇承先憲繼序不忘矣
 然而食居八政之先穀乃六府之一連年以來業動
 堯舜之咨警惟是三農最苦流離最多望治最切恭逢
 親政之時正父老扶杖拭目以觀太平之日凡諸用人
 行政所以加惠元元者在皇上如傷之心固無不至
 無事躬耕而始見但耕藉乃國家一大典禮不可
 不及時舉行者尤不徒以其文也敢請勅部詳定儀

注以來年春擇吉進耒耜悉如農家式樣勿事斷飾恭請
 皇上躬祀先農為生民請命仍行三推之典率
 諸王大臣文武百官以次秉耒耜布種耜之種俾庶人終
 畝焉然後享天地於郊壇祭祖宗於太廟大孝
 烝嘗於茲稱盛併祈居安思危慎修思永孜孜然以敬
 天勤民為制治保邦之本則一起念間天人交應之庶
 幾天下百姓知皇上之重農務本也相與率其主伯
 亞旅以盡力南畝播時百穀由是而黍稷以毓倉廩以實
 如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宋之仁宗其時戶給人
 足斗米數錢比屋相望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是則綏
 萬邦屢豐年直從皇上之一身先之更從皇上
 之一心造之矣

請修實錄疏康熙六年

黃機

禮部尚書臣黃機謹 奏為請修 世祖實錄以垂法

制事我 世祖章皇帝勤政十八年宵衣旰食無事不
以 國計民生為念凡載於 上諭著為訓典者斑斑

可考至於 召對羣臣面詢利弊與虛懷納諫採擇施
行者無不列諸章奏藏之史館其間憂民失業發帑賑飢

嚴立科條重懲貪吏與夫因革損益之事纖悉具備燦然
成章恭遇我 皇上繼承大統光顯前謨宜 命詞

臣纂修 世祖實錄以盡繼述之孝至纂修體例我
太祖 太宗實錄俱已成書倣而行之尤為整肅近

見我 皇上留心故典特 諭纂修明史以昭勸戒
既欲取鑒於近古尤當效法於 本朝況我 世祖章

皇帝治法治心見於嘉言善政者甚備及今編纂則諸臣
曾經侍從親炙耿光易於紀載倘年世稍遠聞而知者恐

究不如見而知者之為切將何以光史乘而垂奕代乎

請行講讀疏康熙六年

蘭廷達

吏科給事中臣蘭廷達謹 奏為敬陳 新政之首務
請行講讀以隆 聖學以端治本事臣惟自古帝王首

出御世必先勤於學問以講求治理成就君德開一代太
平之運我 太祖 太宗開創大業既重武功尤昭

文德 世祖統一天下懋勤聖學討論經史手不釋卷
以求治安天下之道故能立綱陳紀紹述貽謀啟茲萬年

有道之長今者恭遇 皇上躬親大政百度維新
天心之眷顧方殷 祖宗之付托甚重臣民之愛戴彌

切以天下幾務至繁咸待理於 皇上之一身自非講
求經史窮究義理深知前代興衰治亂之原以及人情物

理稼穡艱難之事則凡揆務審幾用入行政之際何由盡

歸於至當以法天下而垂後世耶我 皇上聰明天亶固不學而知似無藉探討之力然臣歷觀古帝王即生知至聖未有不資學問之益以勵躬修而奏郅隆之化者則今 皇上親政之始所最重者莫如 聖學一事矣我 皇上臨御數年深宮之內日就月將 聖學淵涵原非臣下所能窺測但深宮雖勵潛修而於萬幾之餘未與朝士大夫相接講讀則講習之功恐有作輟臣請 勅下禮部詳議講讀之規取 內府所藏 世祖校訂諸書擇其深切治理如五經四書皆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惟通經而後明理史書通鑑載歷代治亂得失之事必鑒古乃能知今 命讀講官每日分條講讀務俾明白曉暢剖晰大義 皇上於聽政之暇講習細繹寒暑勿輟并慎選老成清正之臣以充講讀之任使之朝夕侍

從盡心啟沃 聖德愈進於高明 聖治日臻於光

大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請復文武兼制之法疏康熙六年 楊兆傑

兵部職方清吏司督理九門官軍主事 臣楊兆傑謹 奏

為謹陳多盜之故請復兼制之法以清藏盜之源以靖庇盜之實事竊惟王政莫先於安民而安民莫要於息盜我

皇上愛養嘉惠保民如赤猶皇皇然以生民失所為

念下 詔求言勵精圖治惟日不足顧民生之不安奇

貪異酷者公然橫取於上而明火強劫者闕然掠取於下

要皆盜之類也第今之為盜者鄉井亡命十之二三而營

伍悍卒十之八九原其故則在撫臣無節制營將之權而

縣官之保甲不得過而清之臬司無開送賢否之權而將

弁之隱庇不得過而繩之道臣無查點兵馬之權而健役

之緝拏不敢過而捕之雖盜案文武俱有責成而地方失
事之罪輕於縱兵為盜之罪甚有橫暴武弁明知其兵之
為盜而多方徇庇百計包藏此今日無一盜案中不有兵
而凡有兵之盜案俱未易結即督撫不時糾參柰司道府
廳未敢越例揭報而起柙者流狐兔一類誰肯無故自相
攻訐盜賊日熾民生日蹙蓋由此也臣查從前武官兼制
於文官之日其盜寢少而文官不制武官以後其盜寢多
即近日僻靜無兵之處其盜尚少而衝繁有兵之處其盜
更多此臣部之案纍纍可考者臣請仍復舊制自副將以
下悉聽撫臣節制賢否仍出於臬司查點仍委之道官禮
法既有以繩於平時而匿盜之根靖威令復有以攝於臨
事而捕盜之法行於休養生民之道未必無小補也

請開黔蜀屯政疏康熙六年

蕭震

管理章奏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二級臣蕭震謹奏為三
藩之錢糧現在裁酌黔蜀之荒地亟宜經營散陳裕國足
兵之策以佐久安長治之謀事臣惟三代之時兵民為一
周之井田是也三代之後兵民為二然猶寓兵於農有營
耕之地無轉餉之勞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歷代之屯田
是也臣思近日國用所以不敷之故皆由養兵耳以歲費
言之雜項居其二兵餉居其八以兵餉言之駐防之禁兵
藩兵居其二而綠旗兵又居其八也從來會計之臣未聞
有以內外盈縮之故通盤打算悉心較量者於是議省費
議裁官議減餉議援納議捐助非不從節省起見然皆補
苴一時之計無當於經久不易之道也臣聞宇宙之內有
本富焉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辨其原隰沃行之
宜以收五穀六畜之用則就地生財藉田養兵之說也然

從古帝王當爭戰之後即定兵制於禍亂始平之日蓋以其時生齒減少土田拋荒可以相度經營為開疆守土之謀倘遲至數十年之後則地盡有主民難數動遂至於煩重扞格而不能行故屯田之事應及時而定誠以時者難得而易失者也今各督撫所議或以無荒不可屯或以沃地隔遠不可屯或以水冲沙壓不可屯或以有兵之處無荒地無兵之處有荒地不可屯遲之又久而兵屯之事寢矣臣憂心國計再四思維以今之時度今之地其可屯田者莫如黔蜀蜀為上黔次之蜀省平原沃野古稱陸海天府之國也自張逆作難以來小民死亡殆盡寥寥子遺至今已二十年據該撫疏內尚有遍野皆荒之語以地多而人少故也誠行屯田之制凡官兵駐劄處所有拋荒田畝即令耕種則兵皆得資田以食其力而地自不致久荒矣

況以經制四萬餘兵一萬餘馬仍屯於現在駐劄之處不過居蜀地數百分之一即省餉銀一百二十餘萬且田既收穫人盡輻輳養兵並以招民省餉兼以闢地富強之策國之利也至於黔省古稱鬼方地最褊小明初分隸於楚蜀黔三布政司後改為貴州省我朝以路通滇南特設兵二萬六千餘名馬三千五百餘匹以相犄角而壯聲援查該省荒田共八千餘頃可以相其地里分兵而居之今平西親王下家口現議屯滇矣滇黔密邇形勢相同土田亦相同也以該藩握重兵駐同全滇為之屏蔽固無反側之虞且屯田之議行則六十餘萬金之協餉省矣即有零星山地離汎稍遠不能盡墾者不過十之三四亦可減歲額之大半也以上二條臣愚所謂本富者此也倘不及今之時早為區畫則以中土之力而奉一隅之區以一百餘

萬之餉而營地丁三萬餘金之蜀以六十餘萬之餉而營地丁五萬餘金之黔當承平之際年年協濟月月輸糧尚有外省轉運之苦本省匱乏之憂設遇水旱之災不時之警則民力大絀邊疆騷動將以何者為先事之圖使之有備無患耶此臣所以總總然過計不能默默而處此恭請睿裁勅部酌議分其條目定其規制轉行該督撫實心舉行以本地之田供本地之兵不煩東南之協濟無事人民之輸輓內以資度支於常數之外外以節軍賦於常用之餘所以權國用而裕軍實者誠莫踰於此矣

敬陳治水之法疏 康熙六年

王明德

通政使司經歷司經歷臣王明德謹 奏為治水之法未盡備小民樂利難期謹據實奏 聞仰祈 勅部酌議以奠民生事竊照國本在民民安惟土洪水為害下民

其咨從古已然故帝舜首以治水命禹必至元圭告成而後民始粒食水之關係民生非一日矣又況漕運重大實關軍國大計輓遲為速全靠河漕當今第一急務莫重於水除大河以北河淮濟泗發源臣未親歷不敢妄陳若淮揚為淮黃下流漕運咽喉臣生長其土受害極深見聞最確故其受病根源知之亦最真敬為我 皇上詳陳之臣思天下賦稅半屬東南由江達河止恃漕河一綫察從前漕規定制糧運行後方准官民船隻前進時當五月即閉天妃大閘不容黃水溢入內河以防流沙淤墊其沿河額設淺夫嚴勒限程惟令濬河使深幫堤濶厚不許加高致令運河受水有地不知孰淺孰深至故明末季法制浸敝不審前賢立法深意惟以恤商為名遂令商民船隻盡得由閘不問寒暑晝夜通行以致濁水直入內河全河盡

淤新舊相承遂忘漕規舊制嗣後一切管河官吏又復止知增堤並不濬淺殊不知運堤日增而日高則河身日淤而日淺更兼上流高堰其石堤將盡之處向係高厚土堤日久年深未加修築遂致自周橋閘至白水塘翟家壩止二十五里之內衝開大小各口共計五處有濶十餘丈深至丈餘者有濶十餘丈深八九十尺三四尺者淮水盡從高堤上流翟家壩一帶竟入高郵寶應各湖直射漕堤是以內河之漕堤不能支全淮大勢既從上流劈開水道四路奔行則下流清口等處淮水之力漸減不能衝刷黃河濁水而黃河濁水反逆流入淮凡淮水入河之清口皮家場一帶盡是流沙淤墊是以清口之淮水不能下一過水發淮黃並漲逐漸加堤其高過於居民房屋及過颶風勢力不敵終歸潰決廬舍田園雞犬老幼隨波盡逝康熙四

年七月初三日龍風大作高寶之民男婦飄沒不可勝計蓋堤岸過高水力逾橫勢所必然固非修築不堅之罪也而起夫塞決無一不上費國帑及遇亢旱又以河身淤墊積水無幾有司漕運為重閉閘蓄水涓滴不容小民為浥注灌溉之需是以順治九年十年江南全省大旱高寶興鹽各州縣堤下小民田苗盡枯固不必言且有小民被渴而立斃者此微臣伏處田間時所目睹又非僅得於傳聞也總緣淮揚沿河州縣地處卑下水出無源更兼蓄洩無方雨則一時皆集旱則滴水不通臣愚以為治淮規則似應查照南河舊制酌議講求仍當濬河使深幫堤使厚不應止於堤上加堤止救目前不思久計然不復漕運過淮完後五月即閉天妃閘舊例將濁流洋洋流入內地漕河亦旋濬旋淤河終不可得而深也不於高郵寶應山陽

江都各漕堤單弱處所量造滾水石壩水大則預行宣洩
水小則實築固漕及高郵堰衝開各口速行修築將來水
勢橫溢去水無路漕堤亦旋修旋潰堤終不得而固也但
實閉天妃大閘從前漕河重臣亦曾議及多以奉差官兵
及商民船隻未便未敢具疏題請臣請比照濟寧境內天
井石佛等閘事例驗實部單按時開放似無不可惟建造
漕堤滾水石壩實築高堰新開衝口未免致費國帑催
募民夫然所利雖在軍國大計實為下民永除疾苦所需
夫役自應各州縣協濟百姓自救身家何辭力役與其年
年衝潰歲歲起夫困苦難堪何如實力修築共勦大計以
圖一勞永逸之舉是固淮揚士民所心悅而樂赴者也若
夫長河所經淮源所自以及沂濟漳滏各處濱河地方直
省小民受害當不減於淮揚或更甚於淮揚者亦未可知

伏乞 天語勅部酌議是否淮水關係最重臣議有無
可採更飭河漕重臣及直省督撫大臣嚴飭管河官吏悉
心體訪詳考河誌通權酌議一切河道如何而後疏防兩
利如何而後蓄洩兼資當此未雨綢繆自應事半功倍將
水土平而後民生奠樂利之休不難立見於今日矣

皇清奏議卷十七

皇清奏議卷十八
（此處為多行淡化的文字，內容難以辨認）

皇清奏議卷十八

敬陳淮黃疏濬之宜疏 康熙六年

徐越

掌山東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徐越謹 奏為運河水
患甚急請 勅速議分黃導淮建隄疏流以全漕務以
安民生事竊惟 國家之大事在漕漕運之要務在河河
道之為漕運咽喉者惟淮安之天妃閘而天妃閘口受黃
淮二流黃河之水自北而東其水最濁一石之水沙至五
斗淮河之水自西而東其水清而無沙不致堙塞河道然
而黃水不分淮水萬不能導也臣考前明萬曆二十五年
總河官因淮水被黃河暴漲阻遏清口致清水不得入閘
濟運淮流盡汎溢於高家堰而堰勢高危高寶各湖橫溢
關係運道及淮揚十餘州縣城郭田舍遂議於清河縣黃
家嘴地方挑開支河以分黃河之勢由清河縣娘子莊五

港口入海黃河水勢既分而下海淮水遂得順流入關非但黃河不得阻墊運道淮流更不得肆害高寶此支河開而黃水分淮水導者其前效也自明之末年支河故道廢而不講黃河勢大逼住淮河溢入天妃開口所以每歲五險工告急高家堰瀕危修築救搶日不暇給運河屢挑而屢淤下流屢修而屢決以致終年補苴糜耗金錢竭盡民力匪朝伊夕矣而目今則更有可慮者清河北岸陡起沙洲將黃流之正衝逼住不得東射奶奶廟而直射清口天妃關橫遏淮流不使得東則亦不得入關而黃流迅發直灌閘門較運河之水勢高至丈餘湍溜怒濤重運過閘之時每用千餘閘夫竭力挽拽總漕臣親督人夫一日之中不能數船出口倘一纜不堅船即倒撞漕米立付洪波且黃水沙濁全入運河則河身日淤水小之時重運停擱水

發之時兩岸日築水勢日高城郭廬舍如在深潭大壑之中倘遇決衝淹沒為患不小再則黃水不分全力東注如建義蘇嘴等五大險工固必歲費國帑其山陽之王家營安東之毛家口桃源之龍窩口現在衝決廬舍糧田盡沉水底每歲如此今年尤甚以上諸害皆黃河不分為害之甚者也黃水阻遏淮水不得東流入海以致高家堰岌岌將傾每當水漲之時數千萬夫役晝夜守救南而周家橋翟家壩處處告危是以橫溢高郵寶應等湖漲連運河水勢瀰天數百里汪洋無際致漕船失牽挽之路不得已而走湖揚帆涉險每報漂淌一路之民居糧田又遭淮水淹沒此黃水不分淮水不導以致淮水為害之甚者也至於黃河自西而東淮安府清江浦地方夾於兩水之間緊貼郡城即是運河

朝廷數百萬漕糧一應牽挽盤查

歲經此地三關商稅兩淮鹽課均有賴焉保障之方安容
少緩臣見此地形勢自奶奶廟至天妃閘約三里而遙其
北岸名為天妃壩內為運河外為滔天之黃河內外相距
不足二三丈也其南岸名為遙灣即文華寺一帶地方內
為運河外為滔天之淮河內外相距亦僅數里耳此兩處
稍有疎虞則黃淮合而為一無所謂天妃閘矣無天妃閘
則無運河並不能保有淮郡民生蕩溺又不待言矣自康
熙二年至今每歲當入夏徂冬黃河水發堤岸衝坍東補
西救萬民呼號官吏失色或守包家圍或疊三城壩或救
楊家廟或護文華寺或防高家堰或議閉周家橋或議築
翟家壩或議請發國帑修復減水壩非逼淮與河爭則
聽河為淮患此皆塞口止啼之方而不得挈領振裘抽薪
止沸之道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嚴行總督河漕

諸臣率領地方及管河官親勘情形會議詳確以 國事
為家事毋畏責任難勝以浮費作實修毋慮 國帑難動
連將黃家嘴地方舊有地形之支河一加挑濬即便成渠
以分黃河之勢使下於海即連於桃源宿遷等縣而上多
開支河以分上流之汕湧再於安東縣雲梯關而下宣洩
下海水道以接黃流之湍溜其清河口沙洲連行挑去天
妃閘內運道底已墊高不妨及時大加挑濬待淮水經過
一刷而浮沙盡入於江惟天妃壩及遙灣數年汕刷地窄
土鬆必須增築石工方保無害關係宏鉅萬難因循目下
河道錢糧逐年開銷徒成故事何如議撤此項修建兩工
自是一勞永逸誠有濟於通漕有救於重地並有生全於
百姓者也

敬陳蠲抵簡明之法疏 康熙六年

姚文然

戶科給事中臣姚文然謹奏為流抵必載由單蠲免方
沾實惠敬陳一簡明可行之法以杜官吏侵冒之弊事臣
惟蠲免災荒係朝廷至大之恩除本年應蠲錢糧即
於本年扣免外亦有本年納戶之錢糧收完在前奉蠲在
後則以本年應蠲伊等錢糧抵伊等次年應納正賦名曰
流抵此乃朝廷為民委曲體恤德意若不使人人均
沾實惠則蠲免徒有虛名豈不虛朝廷大恩乎欲使
人人均沾實惠必須將流抵一項填入由單蓋由單者各
州縣每年每戶各頒一單以為徵糧之據戶戶皆有人人
盡知故名曰易知由單也臣查康熙二年內戶部覆科臣
史彪古由單關係國賦等事一疏內稱各直省應蠲免錢
糧流抵次年者如科臣所請填入次年由單請勅各
直省巡撫嚴飭通行奉有俞旨遵行在案誠以由單

為最重也及臣查康熙五年分各直省已送到臣科奏銷
冊內除山東蒙恩全蠲外其餘各直省康熙四年蠲
銀應流抵康熙五年正賦者約十數萬兩又查各直省送
到臣科康熙五年由單互相對查竟未有開載流抵一項
者臣竊異之以為奏銷冊者報於朝者也既有流抵一項
由單者頒於民者也因何又無流抵一項豈各地方官竟
皆不遵旨奉行耶再四思維而後知流抵一項不填
入次年由單者非盡地方官之不奉行也勢不能也何也
部題定例次年由單於上年十一月頒發里民計核州縣
磨算錢糧數目款項造成式樣送布政司磨對必須在上
年九十月間而撫題報災傷夏災報在六月秋災報在九
月計題報到部又需月日部中具覆行查被災分數花戶
去後必候該撫查回再題部覆奉旨然後行咨該撫

又轉行各地方極速已是本年十一月及次年正月
二月間久已在頒發由單之後矣何從填入乎是則流抵
一項究竟無填入次年由單之法也流抵竟不填由單則
部中所取者地方官印結耳然印結不過出於官吏之手
民間未必知也又所申飭該撫不過大張告示耳然不肖
官吏或有匿告示而不張掛者即張掛不過數日城市知
之而遠鄉愚民安得人人盡知也竊恐貪官奸吏因此侵
冒者不少矣臣思之又思流抵一項不填入由單則不可
欲填入次年由單又必不能則於開徵之前曉諭里民之
法已窮然既必不能曉諭於前亦必立法稽查於後惟有
於流抵之下年填入由單之一法譬如康熙五年抵免災
錢糧應流抵康熙六年者自應於康熙六年抵免訖即於
康熙七年由單之首填入一款內開某府某縣於康熙五

年分蒙 皇恩蠲免本縣重災田若干畝每畝免錢糧
十分之三或次災田若干畝每畝免十分之二輕災田若
干畝每畝免十分之一合縣共該免銀若干兩除本年已
免若干兩外俱於康熙六年分內於原被災本戶名下額
賦各照分數流抵訖並無官吏侵欺等情此後方刊入康
熙七年分地丁額賦等項譬如奏銷冊內各州縣錢糧先
開上年舊管之式也如此則由單之上增刊不過百餘字
而 朝廷應蠲之分數與本地方已抵免之銀數每戶
各執一單一目了然蓋明布 朝廷之大恩刊載於由
單之上即暗取有司之結狀分送入百姓之手倘有不肖
官吏將上年被災各戶額賦未與流抵及流抵而短少不
全者災戶即可執此由單赴上司控告即有富而懦之民
不敢赴控然上年溢完之銀雖不能退還而本年應納之

銀亦可扣算此法一行即有不肖官吏於流抵之年雖欲
隱匿肥己而恐有下年之告發亦豫有所忌憚不敢恣意
肆行矣至於有應蠲免本年錢糧即於本年蠲免者則本
年由單頒發在上年錢糧蠲免在本年愈無從填入相應
亦於蠲免之下年由單之首照依此式填載明白但改流
抵字樣為蠲免而已立法不難行之甚易也更有要緊措
查一著則在每年由單到時其中有蠲免流抵款項該部
科將上年奏銷冊內某州某縣所開蠲免流抵銀若干兩
米豆若干石顏料麻膠若干斤逐一磨對如有冊內報數
多而由單上開數少者即行指參查結如此則冊與單畫
一上之奏報 朝廷者有此數下之頒發百姓者亦同
此數一兩一錢不得參差官吏無所容其假冒不虛
朝廷至大之恩矣又臣查康熙四年五年分錢糧應流免

康熙六年分者約計有數十萬兩今時已仲夏百姓沾恩
正在此時祈 勅部速議通行使有司知 朝廷立
有稽核之法便可豫遏其侵冒之心事關錢糧語多瑣碎
但以 朝廷數十萬錢糧蠲抵須有實用地方數百萬
黎庶蠲抵須受實惠所係重大故盜冒昧繁瀆不厭詳明
統乞 皇上鑒宥

酌省開復之駁查疏 康熙六年

姚文然

戶科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奏為開復之駁查大繁章奏
之煩瀆日甚請 勅部酌省以鼓勞吏以速國課事臣
辦事垣中見每月本章較往年多至數倍細思其故總由
於駁查之太多而戶部駁查本章惟開復一項為尤多甚
至有一駁以至屢駁內外往復疊瀆 宸聰一案而數
年不得結者在部臣以錢糧為重務詳慎為盡職凡事駁

查再三不過小心敬謹之意而臣竊有議焉蓋戶部較別衙門原屬繁難其錢糧款項既已多端卷案動連數載凡事宜省之於始譬之藤根既斷藤蔓不生即如開復一事總以錢糧之完解為正其間有必應駁查者有不應駁查者臣請得而詳言之如開復疏冊內續完錢糧與原參數目不符者應駁年月舛錯者應駁未報明解司日期未註明領有批收字樣者應駁至於錢糧完訖解訖該撫題報明白則無可駁矣而部中又或駁查其續完銀兩作何支銷行令該撫再題夫駁至支銷款項既已頭緒繁亂無有了期何況支銷款項該撫登答明白又駁云未經奏銷難以查核候奏銷到日再題耶錢糧各有職掌其徵收完解者有司之責也解到藩司領有批回之後而有司之事畢矣此後支銷不清宜問之藩司奏銷不清宜問之督撫此

與有司何涉今開復疏內為此一駁屢駁是以藩司督撫之事而問之有司矣豈不可省耶臣又見近日部覆山東巡撫周有德自請開復一疏其覆疏中先云未完銀兩既經該撫查明全完造冊題報則巡撫原參停陞之案請勅吏部查銷後云續完銀兩支給鎮標康熙六年分餉銀一十五百兩俟年終奏銷到時查核以此推之則凡各官開復不必待奏銷之後明矣部覆又云其餘銀兩支銷各款仍應備細開報以憑查核則以此推之凡各官開復不必待支銷開報之後又明矣然則部中於開復事例原可簡明直截特題覆中間有參差不一耳夫各有司之開復皆由各地方巡撫之題報同一巡撫也為自身題報開復則足信為各有司題報開復則不足信必需駁查同一奏銷也支給餉銀一千五百兩為數甚多既可候奏銷

奏
先准開復至各有司案內如泰興知縣李馨所完銀九十兩據該撫題報補還康熙五年協餉訖邵武府知府汪麗日所完米二十五石據該撫題報支給康熙五年兵米訖俱為數甚少反蒙駁查必候奏銷到時再題不即准其開復如此之類非考成畫一之法也臣愚以為此後部覆開復本章當皆以所覆東撫周有德之疏為式其有司開復但經該撫題報完解明白者先請奏勅下吏部查銷其支銷奏銷各項專責之藩司督撫與有司無涉其餘有不應駁查款項概從隨省則章奏無煩瀆之擾考成有畫一之法鼓勞吏而速國課所關非小矣

經理流民疏康熙七年

徐旭齡

巡視南城雲南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徐旭齡謹奏為經理流民為弭盜之要事臣查各省饑荒而陝西尤甚西

北地廣人稀耕種最難自故明廢開中而邊無商困軍餘而邊無屯抑召糴而邊無賈至於末年求食饑民流為寇盜此前事之大失也我皇上仁恩特沛蠲賑兼行窮民感泣固有雖死而不忍為盜者然府庫之金錢有限地方之饑饉無常若非從長經理則今日得賑而生明日失賑而死轉徙流亡終填溝壑第今鹽勘軍屯商糴三法勢難驟復惟有集流民而耕屯地為第一大計查陝西屯田尚餘七萬四千六百四十八頃此皆膏腴田畝若將河西流移分立民屯則待賑待蠲之民皆可為耕田納稅之民請勅部查照洪武永樂招徠流亡事例蠲免包賠聯絡里甲復其版籍不必急責差徭貸以牛種不必急催辦納若慮財乏難以集事則可做古人屯學田功之法激勸有力人戶招集耕種而屯田易舉昔人謂流民安則轉盜

為民流民散則轉民為盜況陝西連川控豫山谷綿亘易
為逋數若今日惜興屯之費恐後日增辦盜之餉何如收
流亡而舉屯政不必徙民而塞下自實不勞轉粟而邊食
自充此安民息盜之長策也

慎重部駁以清案牘疏

康熙八年

高爾修

雲南道監察御史加一級 臣高爾修謹 奏為督撫之審
讞既詳部駁之繁擾宜停請 勅徑行核覆以清案牘
事 臣於康熙七年五月間捧讀 上諭部院衙門一應
事務應完結者不即行完結駁查耽延處分則例繁多任
意輕重以致屬員及筆帖式與書吏乘機作弊亦未可知
若有此行者即指名參奏治罪示懲欽此仰見我 皇
上清理庶務之至意也 臣愚以為政務之大者無過刑名
錢穀錢穀或因款項不明支解未晰勢不得不駁查以求

清楚至於刑名則不然 臣蒞任刑曹將近五載每見督撫
之惕於 功令凡遇款案大獄靡不詳慎參勘層層批駁
親提面質而後成招具題誠恐留一疑竇而慮部臣之駁
查也間有部以一二未協而駁之者曾未見原問之輕者
因部駁而加為重原問之重者因部駁而減為輕使一經
部駁而遂得游移於倏輕倏重之間亦何賴此承問各衙
之讞法為哉是多一駁查徒增一番部覆徒煩一番

睿鑒而於本犯之輕重未嘗加減也且恐奸惡之徒自知
情罪難遁反藉駁而啟冀倖之端而吏胥為崇明知推敲
已盡又借駁而開詐騙之路況各省遠近不等有限四五
月者有限六七月者案內人犯眾多往返拘提稽遲時日
牽連拖累無辜斃獄者有之及至題覆到部之日官更吏
易案牘積殊非清理之道也 臣請自今以後督撫之審

奏十一
謝既詳部臣止核其有無舛錯如果有故出故入徇私作
弊者即指名參處引擬稍有未合具題改正停其駁查
庶案牘為之一清而無辜亦免拖累矣

省科條以專責成疏康熙九年

徐永越

巡視中城山東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徐越謹奏為風
俗人心實係治平天下之本有司督撫則關維持教化之
源請 勅酌省科條以培元氣以專責成事臣恭繹傳
到禮部 上諭首及人心風俗中列致治美政一十六
條後以作何訓迪勸導責成該管各官舉行倘獲中外祇
遵翕然丕變即堯舜成康之隆理不過此也 臣思州縣為
親民之官督撫為率屬之長欲其教化施行豈可徒恃乎
法令哉 皇上培養天下百姓必先將治有司督撫之
法令寬平省約使得釋其顧慮寬其拘攣然後能養其精

神發其材智盡其實心以從事於教化之途也譬如一家
之中父母未有不愛其子弟者若父母終日多憂多懼自
顧不暇安能周恤子弟之疾苦故有司之以貪虐害民者
可以法繩之而適法之吏其煩苦吾民者則實無可如之
何爾何以言之蓋自考成之法嚴而愛百姓之心自不勝
其愛功名之心而一味催比敲扑戶無寧宇矣自緝逃之
法嚴則凡有跡涉可疑及挾仇誣首扳連無辜者盡被搜
究矣自諱盜之法嚴而被竊之家即受失主之累自緝盜
之法嚴而捕盜之役竟成誣良之習矣諸凡此類皆由法
令太嚴遂不惜苛擾地方以圖免過總之上惟以法令繩
有司而欲有司以教化興起百姓此必不得之數也至於
總督巡撫為 朝廷封疆大臣正己率屬察吏安民是
其職掌乃水旱盜賊何以消弭士農工商何以綏輯未見

有所責成而終日搜求者不過此文移之瑣屑日月之遲
速如錢糧則藩司主之督撫止能稽其侵挪加派之弊至
於冊籍錯誤解色低潮安能一一經手磨驗而參罰併及
之則何也刑名則臬司主之督撫止能察其徇枉賄賂之
弊至於限期違誤律例疑似一經該部駁改而參罰又及
之則何也在處分督撫者詳於苛細而略於重大而為督
撫者則又將任重責大之精神材智盡耗竭於苛細之中
終日手忙脚亂頭緒紛紜料理部件之指摘而不暇給何
暇求民間利害之源流養地方和平之福澤以仰副我
皇上教化百姓之盛心也哉臣愚請 勅部議課有
司則以愛養百姓使邑中無荒殘流離者為上考其餘科
條概從輕省俾其游刃有餘多方以行其教化臣未聞教
化大行之邑而賦稅猶煩追呼奸宄尚難清肅者也察督

撫則以綏靖地方使水旱不侵盜賊漸息官吏澄清兵民
和樂者為稱職其餘參罰各歸有司俾其神閒氣定先端
教化之型徐收教化之效臣未聞能使屬員各奉教化而
猶有叢脞以累上司之參處者也此即仰體我 皇上
以教化為先不專務法令之意實實先試於有司督撫于
以坐致雍熙克臻上理所謂正百官以正萬民者此之謂
歟

清關弊以除積害疏 康熙九年

徐旭齡

巡視中城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徐旭齡謹 奏為
關弊之病商已極亟請省官省役省事以除積害事今日
民窮極矣所恃通財貨之血脈者惟有商賈乃今商賈以
關鈔為第一大害臣推原其故總由於官多役多事多有
此三患故商賈望見關津如赴湯蹈火之苦也往者以地

方官不能料理推務改為滿漢兼差所以杜絕奸蠹澄清
料派也近見告訐關弊者如淮安關則有郭宗儀告曹大
有等揚州關則有傅洪勳告丁世芳等或婪贓巨萬或人
命干連見在告部行查是滿漢兼差本以恤商而反致病
商本以裕國而反致蠹國夫去弊者必清其弊之源止貪
者必絕其貪之路今督理權關不過照額徵收本無難事
或滿或漢止差一官足矣若必滿漢並差多官則多費多
費則多加派其勢然也嘗見關差命下未出都門親
友稱賀或饋杯緞或送馬匹多募隨丁盛治行裝其費已
不貲矣及其在任過往知交迎送饋遺至於差回彌縫要
路酬答親友凡此費用無不取給於一差故與其多差一
官而禁其貪不若少差一官而省其費也伏乞 勅下
該部酌議以後關差不論滿漢但擇廉幹官員止差一人

永著為例則省一官即省千萬商賈之膏血矣至舊役盤
踞屢經嚴禁而如故者各關既就近召募則此輩衙門情
熟易於上下相勝如揚關舊役吳健之等已經科臣柯聿
題參而淮揚關各役則仍然表裏作奸如曹我植即曹
元吉之子賀森即賀爾植之子張公玉即張一躍之子夏
永公即夏有奇之弟陳爾聯即陳在位之子有子供役父
在外收銀弟供役兄在外需索不惟舊役不能禁一役反
化為二役矣總由各關就近召募之弊也近見工部題
參抗關史縉於經制之外私自召募典吏現在議處伏乞
勅下吏部將各關經制書吏從部召募確查果係殷
實良民取具印結考取分撥不許各關私自召募則舊役
可清而熟於作奸之根株絕矣又如漕臣帥顏保題請
淮關歸併而戶部復奉有各省相近之關令一處兼管之

昔然臣以為關固當併而各關納稅之名色尤當併也即如淮倉有正稅一稅由關由梁手本等項名色工部有抽單丈量加料等項名色板關有正鈔加鈔石頭等項名色合計三關名色不下二十餘項推之各關俱有因循積弊名色無不皆然抑知名色多則商賈易惑頭緒繁則需索易增伏乞 勅下督撫嚴查將各關各項名色盡行禁革通計稅額若干總歸一項刊石通衢務使商人易見易知更刻大字於上照數納稅加增分毫即係私派立行重處則正項既明而額外之索詐杜矣如此則省官以清私派之根本省役以除作弊之爪牙省事以絕需索之徑路革積弊而甦商賈計無切於此也

請修江浙水利田圩疏康熙十年

柯聳

工科給事中加一級臣柯聳謹 奏為江浙水利田圩亟

宜修舉以圖經久事竊惟 國家財賦大半取辦東南連年頻遭水災去夏受惠更烈 皇上軫念窮黎蠲租折

漕 皇仁四播而未雨綢繆之策尤當疏通水利修葺田圩以圖永久臣辦事衙門見江寧撫臣馬祐有議疏劉河吳淞一疏業經部覆奉 旨依議臣烏容復贊但疏

濬興築條緒繁多欲為經久之圖原非旦夕之效臣載稽往蹟參酌當今竊以撫臣疏內未悉之義敬為 皇上縷陳之蓋東南之水無踰太湖而下流入海之路如劉河吳淞固所甚急撫臣已切言之矣然此外支河甚多皆為洩水之竇前朝治水諸臣有別通白茆者有浚夏駕浦并濬范家港新涇者他如入吳淞則有澱山湖及趙屯浦等處近劉河則有鹽鐵口及鮎魚口等處總以太湖之水源多而勢大一口不足以洩之故多其支流以分其勢耳至

若湖之上源其西北則有宣歙及江寧九陽江諸水經金壇溧陽由宜興以入於湖其西南則有天目山諸水經苕霅二溪由湖州七十二港以入於湖江南之蘇松常浙之杭嘉湖數郡之水滙於一湖自明季迄今水利久廢不講兼以各境居民私立土堰木柵又或豪強攫利侵佔河面積久葑淤致塞入湖之路一經霖潦水勢無歸江浙諸郡在在皆然請 勅兩省督撫檄行各府乘此大工興舉之時凡有通流處所悉令疏通必須撤其障蔽凡此各郡支河不必動支公帑但令所屬分界開濬如此則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要使上下之源流通而東南之水患息矣臣又聞之故老吳淞黃浦之口向有老鸛嘴者高出水上橫當海潮所以潮勢紆緩不致沙壅內地自此嘴既壞潮趨黃浦沙積吳淞歲月加增漸成

平陸今以開濬之時仍挑築老鸛嘴以當海之衝亦萬世之利也至若田圩之築與水利相為表裏尤有不可緩者蓋江浙之田隨其高下各自成圍倘圍岸不堅一經泛漲風濤相薄逆行田間衝齧為患故圍田之利在乎塍岸大禹盡力溝洫亦即此也今宜令各縣於開濬處所即將泥土修築兩岸隄防更令自今以後於每歲農隙之時各將圍岸修築水漲則專增其裏水涸則仍築其外圩岸高則田自固且以制驟溢之水不得泛行而咸歸河浦每歲秋成以後各縣冊報該撫修築圩岸若干以課職守之殿最則田圩修而水利益舉矣抑臣更有請者撫臣疏內估計工銀一十四萬兩請將兩省漕折銀留充工費恐部議不允再議均派六府屬去年被災州縣分年按畝輸解抵還此在撫臣苦心酌量以期必濟殊不知 皇上愛民至

切苟有災傷立行賑濟何惜十四萬之漕折以垂千萬年
之利賴救億萬姓之災黎況各屬被災州縣餓莩載道家
室流離縱使將來成熟哀鴻豈能遽集又欲輸還此項銀
兩豈不重困今事隸戶部議覆伏乞 皇上特旨徑將
兩省漕折銀十四萬准充開濬劉河吳淞工費不必再議
抵還此 皇上仁愛之心天地同量矣至於日後歲修
月舉不妨責之里民今其隨時修築再於六府中各將現
在府佐一員兼帶水利職銜責成管理督察修治毋致廢
弛則一勞永逸而 國家長享有年之慶矣

請立宗學疏 康熙十年

柯 聳

工科給事中加一級 臣柯聳謹 奏為親親先在尊賢愛
養必期預教請興宗學之制以成教胄之典事竊惟敦睦
九族古帝王所首重然愛之必先教之教之有素則親者

皆賢而後宗子有維城之固社稷有磐石之安親親之道
乃可久而勿替也 臣考之前世分建宗支必並建師傅以
導之德義故虞書有教胄之典禮經有世子之文自漢世
以來設立諸王傅相如董仲舒賈誼等皆必慎選賢才以
輔導宗子故明分封諸王初年有伴讀教授等官後定設
左右長官自其為世子時授書習字以迄襲爵封王所以
訓導之者莫不備至我 國家定鼎以來宗支繁衍各有
封爵親王郡王以次遞降 朝廷行大政設大謨外朝
會議則必親王主之可謂尊且重矣但輔導之方不講教
胄之典未明雖親王賢者固多然雲初之裔日以益眾保
無以甘食美衣情其心志聲色玩好惑其聰明者乎今
皇上聖哲挺生勵精求治又設經筵日講等官萬幾之
暇講求聖學將見 睿德日新媲美堯舜矣至於親王

郡王既有天屬之親又有議政之責苟不早為預教
明晰義理何以輔佐皇上克贊鴻猷況今各旗下滿
洲漢軍子弟皆有官學之設選舉人貢監生教習經書而
國子監諸臣以時督察課其勤惰蓋朝廷愛養各旗
下子弟恩至渥也豈以天潢一派而不為設官置學
思所以成就之乎臣請於諸王下各為建置宗學略倣前
朝藩府之制並設長史等官如內之博士助教等員外之
教授教諭等員俱擇其品行端方學問優長者選充是職
不論親王郡王諸子與宗室大臣之子凡自十二歲以上
俱令講說書義務期明白曉暢使知修身齊家治國之道
而諸王朝見之暇亦令講習經史大意熟於古今政
治之要不以文藝為先而以經術為本仍令吏禮二部堂
上官會同宗人府不時稽察各官教術之勤惰以分殿最

而定陞除然後諸王宗室無不興起於學上之則明於修
己治人之道可以翊贊廟謨佐國家太平之業次
之亦明於孝弟仁義之說知所謹守而日進於善我
皇上展親之仁與育才之典將垂之億萬年而無斁矣

請開海運以備荒疏

康熙十年

姚文然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姚文然謹奏為敬陳預備淮揚
救荒之一策仰候睿裁詳酌事臣惟淮揚地方為漕
運咽喉南北要地與別處不同屢年被災蒙皇上破
格蠲賑恩大而仁盡矣然而水災未退復旱且蝗米價較
昔湧貴臣聞人一日不再食則饑而糧之為物近則生長
於地待成於時遠則轉運於四方未可旦夕得也故備荒
不在於臨時而在於豫畫今淮揚本地之米既少又聞湖
廣江西及上江等處亦多苦秋旱米貴即臣郡安慶米價

較之往年亦增數倍計今年上流米艘到淮揚者較往年必少此後米價亦必日貴乃一定之理必至之勢也臣思備荒需糧別無奇策惟在相道路之遠近就便轉輸以通米糧之有無而已近年浙撫臣范承謨行之已有成效臣聞山東東府地方所產大小米麥黃黑豆等項舊日多至膠州等處舟運至淮安之廟灣口沿海邊而行風順二三日可達商船往來終年絡繹自禁海以後糧食陳積應多聞其斗較准為大價較准為賤若動官帑採買轉運以備賑饑之用則糴本省而得糧多國帑不至甚虧饑民可活多命所格者片板不許下海之嚴禁耳年來有言開禁者皆蒙嚴綸切責臣何敢多言妄言但臣思禁者禁一切軍民人等私出海口者也凡物民間不敢用獨朝廷用之者名曰禁物今朝廷以備荒之故用地方職

官押官艘運官糧出口船若干入口照舊亦船若干往返有期稽察甚易間行數次糧足則止此豈可謂開海禁乎若以此為開海禁則如近日福建發船下海搜近島遊賊亦可謂之開海禁耶但其中有宜詳察確議者一曰船隻之通融二曰水程之遠近三曰淮齊兩地斗斛大小時價低昂之大概此非可以耳信非可以理斷必身在地方久諳風土者方能洞悉倘荷睿裁謂臣言無必不可行之處乞勅部酌議行江南總督總漕該撫及東撫諸臣詳察熟計以為應止則止以為可行則行之亦豫備淮揚救荒之一策也

請禁無藝之征疏康熙十一年

李贊元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李贊元謹奏為請禁無藝之征以蘇民困以廣皇仁事竊惟國家取民原有定制故

田賦而外設有關稅固所以取商賈以資正供亦所以抑
逐末而稽奸究斷未有市民交易原非興販而亦稅及纖
毫者也我 皇上夙夜靡遑日以加惠元元為念蠲租

有 詔私征有禁近且以墾荒定以十年起科是於正
供之中亦時寓一存恤至意乃有不奉經制借名科斂積
棍滋其擾害蠹役恣其朘削事若相習害乃為大敢為我

皇上切陳之臣查榷關之設也稅課稅務諸司皆征
其本地出產與夫興販雜貨或船裝車載或列肆造作原
係商賈自當遵例輸助國用至若日中為市各相交易所
賣者不過布帛菽粟是其口食雞豚牛驢是其畜養即布
帛花綿以及蔬果等項無非肩挑背負圖升合以餬口初
非營營逐末興販者可比乃有奸民惡棍串通衙蠹借雜
稅名色在於該地方官賄營行帖執照有所為斗子秤子

牙行經紀集頭保長等項名雖不一大率以硃標印信為
護身符券如虎而翼公然肆詐凡民間斗米耕牛隻雞尺
布無不撮取用錢以故落地有稅空舟有稅甚至於搜囊
發篋且遍及於窮鄉下邑菜傭固所不免屠戶亦在必征
究竟雜稅報上寧有幾何而窮民之膏髓錙銖不遺稍有
不遂即指為漏稅誰復敢起而與之辨論者近日山東巡
撫張鳳儀疏參魚台知縣談紹泰貪婪三款而沿途盤索
客貨科斂稅銀已居其二則其未見之奏章者又不知其
凡幾矣昔王安石以呂嘉問為市易使行坊郭錢白地錢
等法鄭俠謂其察及雞豚負水給薪擔粥提茶皆遭荼毒
垂之史冊亦足為戒何況不奉 朝廷明例敢於借名
行私官役通同棍蠹交橫故其弊牢固而莫可解彼此盤
結而不得上達間有上官出示嚴禁亦不過以照額征收

為詞而亦未得悉知其擾害至此也昔曹參入代蕭何屬
其舍人曰勿擾吾獄市事雖行於一方未始不可行之於
天下言雖出於一時未始不可行之於後世方今刑獄禁
令荷蒙我 皇上再三慎重獄無冤濫而市廛井里之
大害尤當嚴為釐剔者也查故明洪武諭戶部言奸臣稅
天下貨物及於織未朕甚恥焉自今凡軍民嫁娶喪祭伏
臘迎送儀物及自織造染練布帛與買已稅之物細民擔
挑蔬菜魚肉果食非興販者毋得稅此在已征者尚思禁
革況我 國家原未定稅及此安可聽其公行而罔忌耶
邇來裁併關差省革羨餘無非為商民受累而直省各官
役人人可以抽稅處處可以為關不幾大負我 皇上
愛民恤商之盛心乎伏乞 睿鑒勅部嚴行在內在外
痛禁前弊凡服食器用等項非係興販者不得借名苛索

除鄉村應役地方外再有私給行帖執照擾害百姓者發
覺之日官作何處分役作何究治嚴定條例務使市肆不
擾細民安業無吁嗟愁嘆之聲有優游作息之樂 皇
恩普被又不獨在民間貿易已也

備陳軍屯實效疏 康熙十一年

艾元徵

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艾元徵謹 奏為 朝廷歲歲數
百萬之協銀確可盡省謹備陳歷來軍屯之效以仰佐萬
年經久之謨事 臣竊惟各地方之財原無不足供各地方
之用所恃者 廟堂之經理有以使之各給固無所用
其哀多益寡權宜挪借之計矧我 國家今日方當全盛
之時尺土莫非王土一民莫非王民則即以天下之地生
天下之財以天下之財充天下之用何患不給顧不免坐
耗於協撥雲南則需協銀歲常一百七十餘萬貴州則需

協銀歲常五十餘萬四川則需協銀歲常八十餘萬福建則需協銀歲常一百六十餘萬廣東則需協銀歲常一百二十餘萬廣西則需協銀歲常十七八萬以致內地近邊各省則有兼協兩者甚至三四省者內地近京各省則又有遠協至數千里外者甚至萬餘里外者凡此協撥銀兩一皆尅期完解時刻不容寬假臣誠不知雲貴閩廣四川等省三十年來如何全無經理既時時以餉銀不足耗公家無數之金錢又時時以協解不前罄民間有限之膏脂此實民窮財盡之所以日甚一日而莫知所底也臣得以一語斷之曰總由於屯政未嘗實實舉行而荒猶多未墾故也夫有可耕之田而不使之耕則與無田同有可屯之人而不使之屯則與無人亦無異思天下之地亦何一處不應使為 朝廷生財之地即天下之人亦何一人不

應使為 朝廷生財之人乃需協各省則實有其地而若無地實有其人而若無人此正如惰農治家不親耒耜終年溫飽惟倚鄰里為活不止鄰里效之勢必並困即鄰里壺冷歲歲可繼亦豈長策臣實為此反側靡寧細稽前代盈虧強弱之由備察近今多寡難易之勢殆不啻寤寐以之斷然以屯田為古人屢行屢效之良法確可為功於今日請歷為述其事在漢則有趙充國以興屯可以息徭役罷騎兵廣積蓄省大費因疏陳便宜十二事詔許之遂敞先零魏則有棗祗及韓浩請建置屯田操從之屯許下得穀百萬斛因之州郡皆置田官所在積穀遂併中夏後漢諸葛亮出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軍食因以不匱晉羊祜鎮荆襄始至時軍曾無百日之

糧祜因減戍邏以墾田至季年遂有十年之積後魏文帝時值歲凶以李彪請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科並徵此後即公私豐贍雖水旱不為害唐憲宗時振武軍饑以李絳請命韓重華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贖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糧種使償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民為十五屯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因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太和末值黨項大擾河西節度使畢鉞亦募士開營田歲因省度支錢數百萬緡又元初當征討時每遇堅城大敵則屯田以守之後各衛行省又皆立屯或因古人之舊如甘肅瓜沙等處其地利亦不減於舊或相地勢之宜如陝西四川等處皆其所肇為亦未嘗遺其利明初則命諸衛分屯於龍江等處及邊境荒田撥軍

屯糧為官軍俸糧其法則每軍種田五十一畝為一分大率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即洪武所謂養軍百萬不費民間一文者也又宋遼金如歐陽修范仲淹吳充耶律昭田琢亦各建此議前後皆互相發明至明邱濬之大學衍義補言此事又獨詳蓋未有不以此為扈邊實塞足國裕民要務者記兵法有云取敵一鍾可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誠有味乎其言之也然臣猶以為天下固原有必不可不屯之地則邊城之荒棄者是也有必不可不屯之人則士卒之游惰者是也載觀漢唐之興屯於邊地者行之莫不有功而宋之興屯於腹裏者行之莫不有弊又魏晉至宋之凡以民屯者則時聞其擾民而漢之兵屯者則未聞其苦民固昭然可知也然猶慮各邊士馬棋置星羅既難議減恐興屯已為不易去協餉終亦大難

況國計之盈虧與戍卒之多寡皆關生計何可不並為熟籌殊未思今日之兵固大不多於古無論周初之封建多至千八百國凡幅幘百里者皆可調撥之兵七千五百守土者尚未可以數計即五霸兼併之餘其大國亦不過止得如今日一省而兵車一出動以數萬計且有稱帶甲百萬者再如漢季當三分未定時袁術袁紹馬騰張魯輩兵常至十餘萬二三十萬不等晉末東遷以後劉淵石勒李壽等兵亦各數萬不等延及梁陳蓋二百八十餘年無一日非割據世界若兵餉一有匱乏計必無取資於敵國之理故地方之需協與不需協誠不在守兵之多與不多也臣則謂今日之可以耗國家之物力者經理之即無一不可益國家之豫大如四川一省通計需餉歲不過百萬而止其地則素所稱沃野千里民殷國富一大都會

今猶然荆榛蔽野若使之開墾豈難復成膏腴粵西需餉又不過止得蜀省之半其荒蕪非盡石田若使之開墾當亦可資飽騰是四川廣西之協銀可盡省也若廣東福建則需餉較多而閒田較少然沿海固皆可屯況屯政一舉行且見邊要所在無地非屯無地非兵則海禁可開食用益饒再減額兵即廣東福建之協銀亦可盡省也惟滇黔以平定獨後戍兵視前代不啻加倍雖尚有故明沐英世守田產誠不足供今日多兵之贍養又偽永歷以養兵最多致民重困其陋例亦無足法但我兵則固不更多於偽永歷時且藩下丁壯已照八旗園給田土其食用自應即於田土中取足今止是備查邊荒分兵墾種務期足用當亦無難其各營汛綠旗官兵亦各查其附近荒田諭令墾種則不直可使地無遺利固亦古人善守門戶者守藩籬

之意然要在藩鎮大小手足齊而心力一庶滇黔兩省之
協銀亦可盡省也臣自承乏風紀受事以來即為此反覆
熟籌今再逾歲止日思此事為當今第一要務況從來所
最難得者承平無事之時臣實以時不可失備陳管見惟
冀 皇上垂察特 勅該部確酌詳議勿以為目前
可支而畏言遠算勿以為成效難期而祇事因循俾區區
之愚不止托之空言即從此億萬斯年 國與民皆實享
其利矣

皇清奏議卷十八

終

